

馬杉  
繫著

周清外史

唐

十三

4  
2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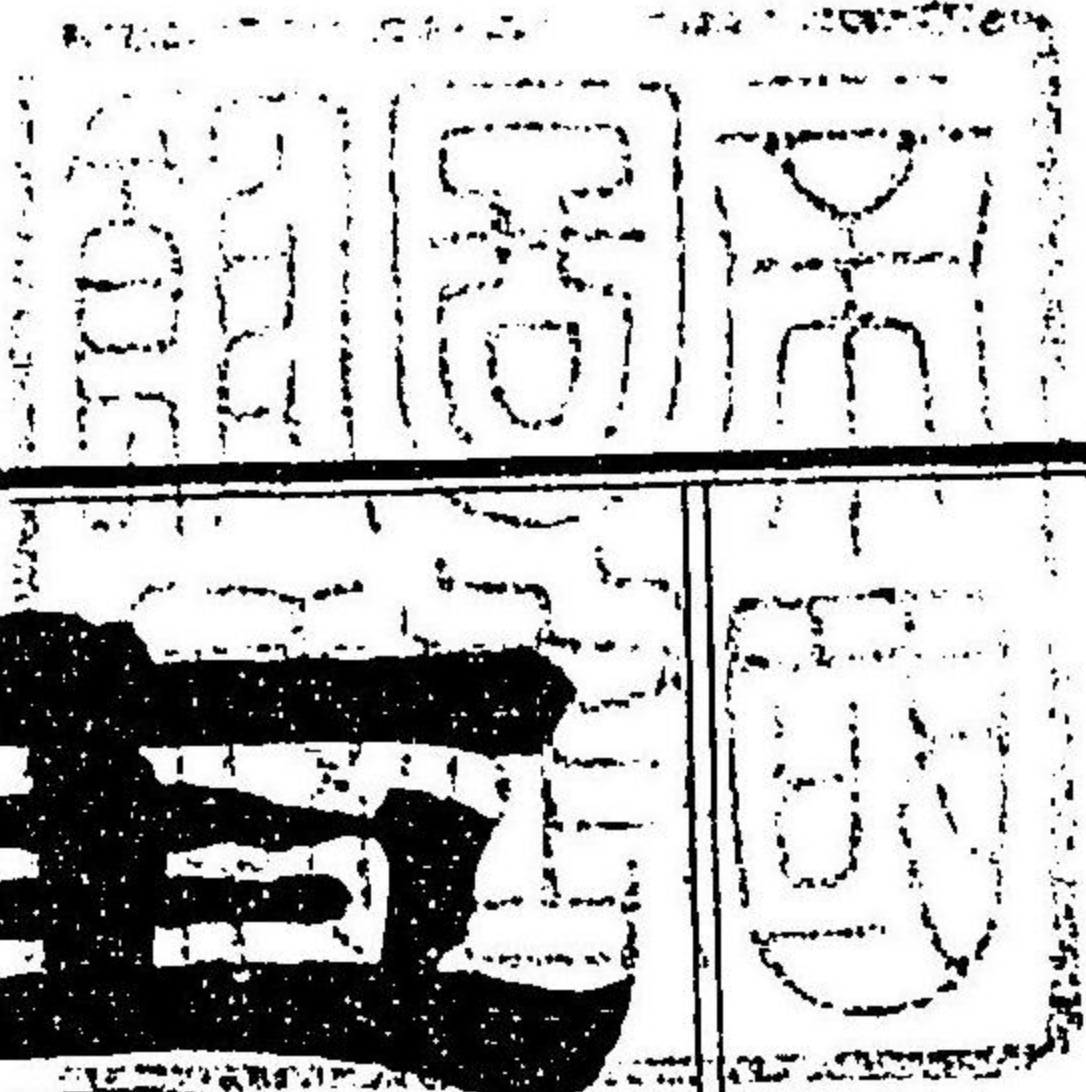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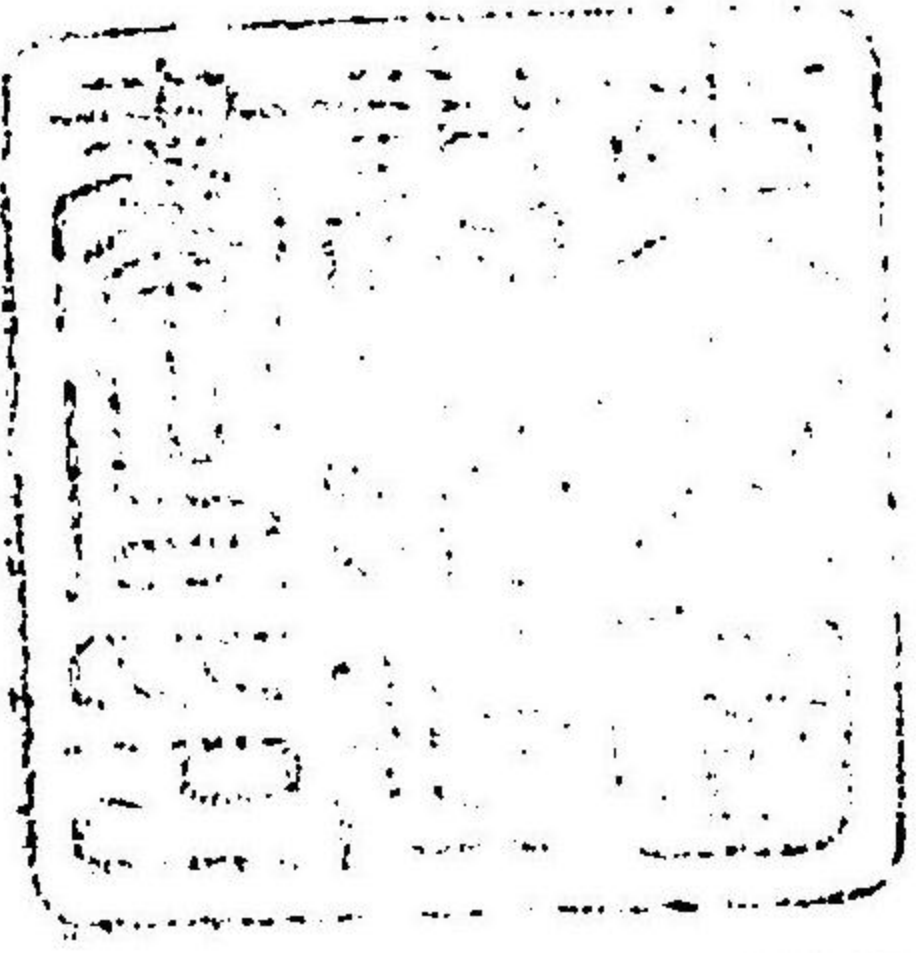
東京圖書館

三	一	一	四		
冊	號	架	函	屬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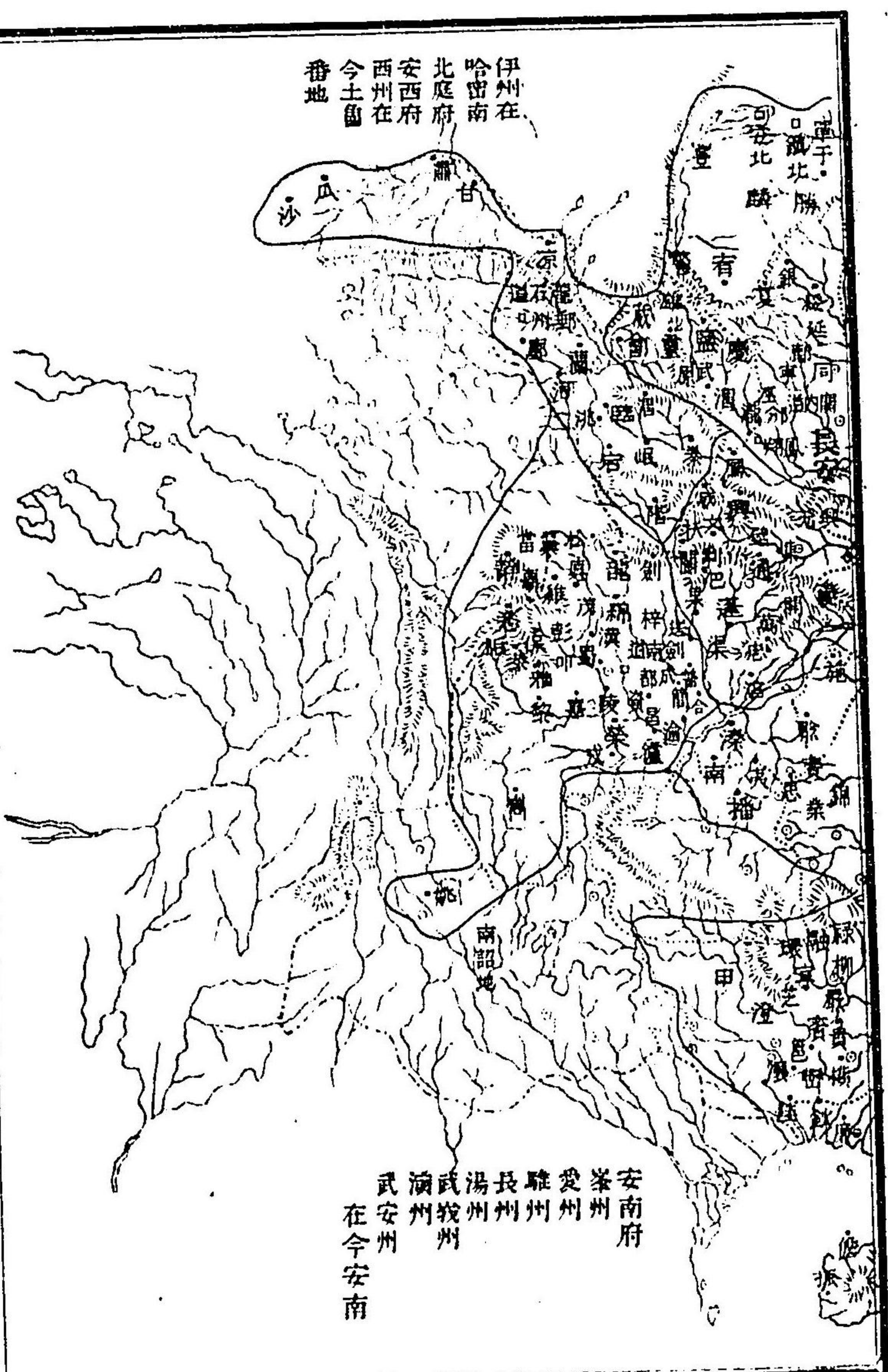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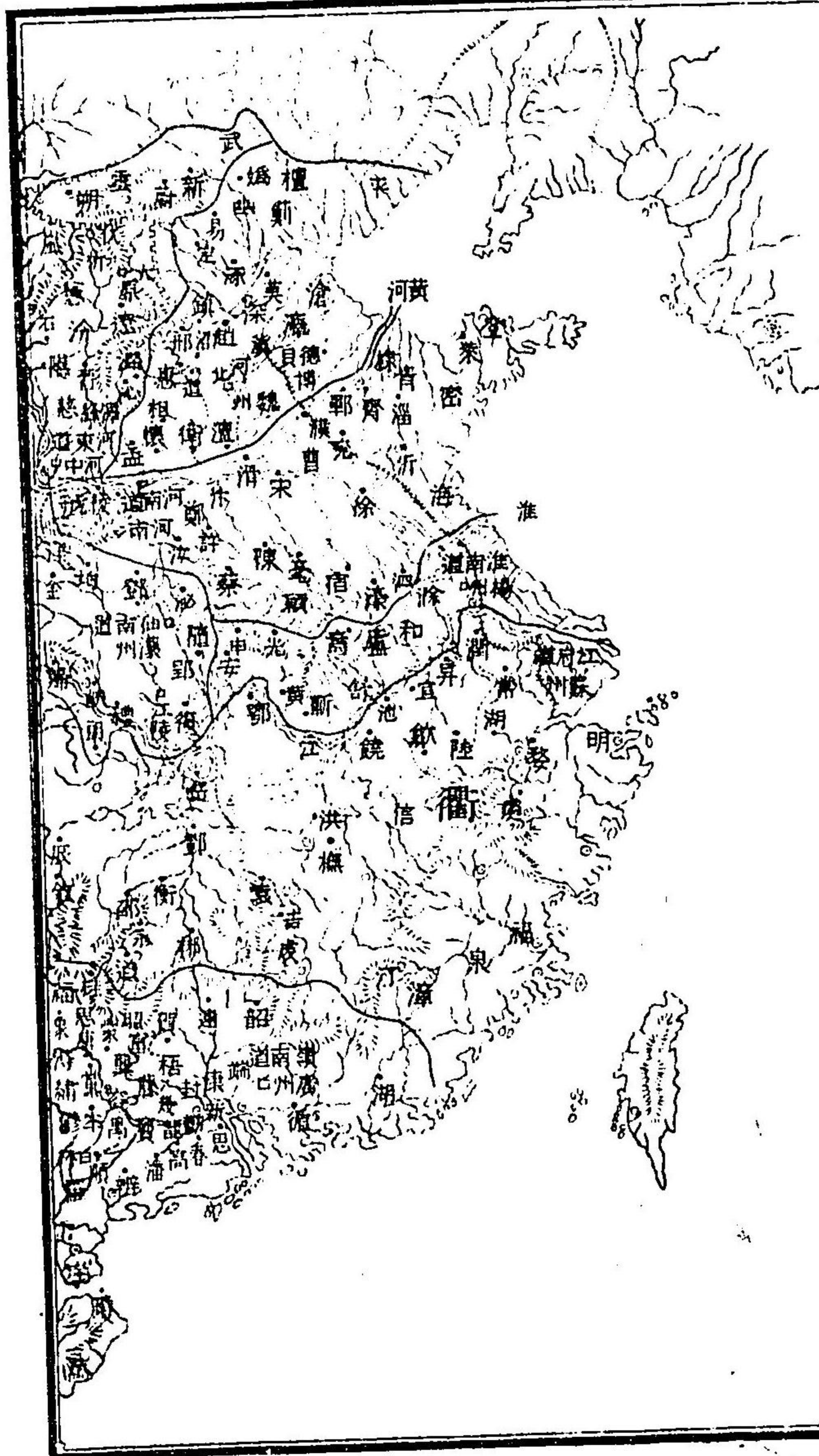
新到



唐地理志圖







伊州在  
哈密南  
北庭府  
安西府  
西州在  
今土魯  
番地

安南府  
峇州  
愛州  
駐州  
長州  
湯州  
武州  
潯州  
武安州  
在今安南



姓李 西涼王李暠之後

○李熙 — 李虎 — 李昞

唐 太祖 — 太宗 — 高宗 — 中宗 — 睿宗 — 玄宗

肅宗 — 代宗 — 德宗 — 順宗 — 憲宗 — 穆宗

敬宗 — 文宗 — 武宗 — 宣宗 — 懿宗 — 僖宗

昭宗 — 昭宣帝 以上都長安

僭國 周 則天武曩 燕 安祿山 後燕 史思明

冀 朱滔 魏 田悅 趙 王武俊 齊 李納

秦 朱泚 楚 李希烈 齊 黃巢

周清外史卷之十三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 蔡園閱

李氏正記

唐

唐、西涼王李暠之後

西涼之事見前卷

李氏之先隴西成紀人也。出於西涼王李暠。暠曾

孫熙。徙居武川。熙孫虎。仕魏伐東魏。又佐宇文氏。

宇文氏及受魏禪。追錄其功封唐公。虎子昞襲封。

昞子淵。又襲封。隋煬帝以淵為弘化太守。淵貌容



總管之稱始於此

奇異。人以為有天子相。淵自回避。大業之末。起兵克長安。煬帝子恭帝。進淵爵為唐王。尋受隋禪。武德元年正月。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唐。此時群盜未熄。宇文化及、李密等。兵威最強盛。帝乃置總管於諸州。鎮壓之。是歲夏。宇文化及奉其主楊浩。自江東進向洛陽。李密據鞏洛拒之。化及不得輒西。轉拔東郡。引兵北向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進圍之。密帥步騎二萬壁清淇。與世勣相應。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倚其後。屢

東都又曰東京。即洛陽城。

宇文化及據魏縣。

與化及隔水而語。責其罪曰。卿本匈奴隸耳。其父述及兄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而煬帝失德。不能死諫。及行弑逆。以規篡奪。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不能答。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固守。作地道出兵。擊敗化及。先是隋遺臣奉煬帝孫越王侗據東都。以攻李密。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至是遂降東都。請戮力討滅化及。時化及資糧殆盡。士卒多潰散。化及乃引餘眾北趣魏縣。密



知其無能為。歛軍還鞏洛。留世勣守黎陽。以備化  
及東都將王世充恃勢專恣。李密惡之。陰圖除世  
充。事頗泄。八月。世充簡鍊精銳二万余人。擊密。密  
將裴仁基曰。世充悉銳而至。都下必虛。分兵擣其  
後。取勝必矣。密弗從。仁基歎曰。明公必悔矣。魏徵  
鄭題在坐。徵曰。我軍雖屢勝。驍將銳卒多死。而餘  
衆心驕。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  
不可與爭鋒。若深溝高壘。以拒守。不過旬月。世充  
糧盡自退。乃追擊之。無不勝矣。題曰。此老生之常

隋人王世充敗  
李密

譚耳。何足以期勝。密亦為然。遂分兵出戰。世充擊  
其右甄。傷驍將裴行儼。孫長樂等十餘人。會日暮。  
兩軍交綏。密素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  
騎。潛伏北山溪谷中。詰旦自引兵薄密營。密出兵  
應之。世充士卒皆江淮慄勇。進退輕捷。施奇策。急  
壓密營。縱火攻之。密衆沮靡。世充伏騎俄發。乘高  
馳突。密衆不能支。遂大敗。諸將多降世充。密以餘  
兵万餘人走洛口。世充乘勝追躡。又大敗之。密欲  
走黎陽。依徐世勣。或諫曰。公已殺翟讓。又嘗疏世



勩世勩深以為怨。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此時金墉虎牢諸城皆潰。密失所依歸。乃欲自刎。其將王伯當止之曰。公與唐王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乃不相應。然拒宇文化及。阻東都遺臣。斷隋人歸路。使唐王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唐王豈虎狼視之哉。密然之。帥二萬餘人西入關。帝聞之。遣使迎勞。以密為光祿卿。賜爵邢國公。以舅女獨孤氏妻之。然朝臣多輕密。供待稍薄。密意不滿。宇文化及既據魏縣。弑其主楊浩。自立稱帝。其他隋

李密降唐

宇文化及自立稱帝

果音尚

秦王世民斬薛仁果

末群盜亦各據州郡。僭偽或稱帝。或稱王者。十餘國。諸州總管伐之不能克。帝遣次子秦王世民將兵征討。初金城薛舉據涇州稱帝。已而卒。子仁果嗣立。兵威頗盛。世民乃赴擊。連戰數月。遂大敗之。虜仁果還。斬首於長安。邢公李密自恃勇略。見帝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語人曰。此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乃始有臣事之意。是冬。帝遣李密及其將賈閏甫。王伯當等於山東。收其舊將未下者。群臣皆諫曰。密性凶狡。好友。今遣



泉讀如淵避帝諱也

之。如拔魚於泉。必不返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密等小慧何能。遂遣之。長史張寶德從密而行。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於是乃變。急下勅召密還。密已至稠桑。得勅謂閏甫曰。上已遣我而東。今復無故召之。此必有譖者而然也。吾今西還。無復生理。若破桃林。收其糧兵。北趨黎陽。大事必成。子以爲如何。閏甫曰。主上待公甚厚。今俄改圖。衆心所不容。且總管盛彥師在熊毅二州間。距桃林不遠。一朝舉事。二州兵奄至。徒取叛賊名。則我衆必潰散。

李密反伏誅

未可期其成矣。密怒曰。子吾腹心。盍助我意。若不相協。禍起心腹。乃吾先斬之而後行。閏甫固諫。王伯當亦諫之。密益怒。將斬閏甫。閏甫遁走熊州。以密策告彥師。密不之悟。遂襲桃林。陷其縣。乘勢而東。彥師伏精銳弩手於熊耳山。要擊之。密衆首尾隔絕。不得相救。遂大敗。彥師斬密及伯當。傳首長安。二年春。淮安王神通將兵攻宇文化及。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已拔魏縣。進圍聊城。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率衆應之。與共守聊



寶建德自稱王

城。漳南寶建德既取河北諸州。自立稱夏王。乃欲取聊城。神通聞之。攻聊城急。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無幾。化及弟士及自濟北餽糧。城兵稍振。遂復拒戰。神通未能拔。建德軍掩至。神通內外受敵。遂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黨王薄。開門降。建德入城。執化及及其二子承基。承趾。弟智及等。黨與十餘人。悉斬之。舊隋臣裴矩。崔君肅。何稠。柳調。虞世南。歐陽詢等。從化及在城中者。皆隨其才用之。欲其詣長安及東都者。亦聽之。此時。

寶建德敗宇文化及斬之

隋人宇文士及徐世勣降附

東都將王世充。威權盛熾。東都百官皆屬世充。建德已取聊城。以為當今之時。與世充結好。此百全之計也。遣使奉表稱藩於東都。以通於世充。初建德起於群盜。雖已建國稱制。未有文物法度。至是裴矩等隋氏舊臣相議。為建德定朝儀律令。建德甚悅。先是帝勅秦王世民出鎮同州。威震東北。於是州郡豪傑多歸順。宇文士及。徐世勣等皆降附。群盜亦稍屏迹。東都驍將秦叔寶。程知節。李君羨。田留安等。惡王世充為人。皆來屬世民。世充益驕。



帝 王世充自立稱

恣。四月。廢東都主楊侗。尋弑之。自立稱帝。諸子皆稱王。竇建德聞之不悅。五月。帝遣涼州人安興貴。招諭李軌。軌據涼州稱帝。興貴陳禍福諭軌。軌不從。興貴兄修仁為軌將。常謂。遂安天下者唐王也。至是陰與興貴合謀。起兵擒軌。帝命并其子弟斬之。河西平。七月。始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前。州郡將士歸附者。前後相踵。帝皆尉勞之。以厚禮納其降。帝三子齊

誅西涼李軌

賊劉武周取晉陽

王元吉為并州總管。出鎮晉陽。驕侈淫縱。頗事田獵。數射人以為娛。有諫之者。則手毆殺。百姓憤怒。眾心乖離。其傅竇誕。宇文歆等。屢規諫。元吉不納。是秋。定陽可汗劉武周。宋金剛等。攻陷晉州。以北諸城鎮。進逼并州。元吉素闇弱。輒棄守。奔還長安。武周金剛等入晉陽。土豪皆疾元吉。乘其既去。以城納武周。帝大怒曰。元吉幼弱。不習時事。其傅誕。歆。曾失翼輔之任。乃欲斬之。禮部尚書李綱為誕。歆說帝。陳其嘗規諫狀。以申救。帝始悟。謂綱曰。朕



得卿言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遂赦之。綱兼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昵近小人而疏綱，且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元吉亦耻外鎮無功，陰俱圖除世民。十月，劉武周遣宋金剛自晉州進攻，陷滄州。夏縣呂崇茂聚眾自稱魏王，以應武周。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等將兵討之。舊隋將王行本據蒲州，亦應武周。關中震駭，上欲棄大河以東，專守關西。秦王世民在同州，上表請討武周。上大悅，悉發關中兵，合世民軍赴討。車駕

呂崇茂自稱王  
隋人王行本應賊

李勣降賊

秦王世民屯栢壁

幸華陰，送其軍行。先是黎陽徐世勣賜姓李，以拒賊。至是為竇建德所敗，以數百騎西走。城乃陷。世勣父蓋為建德所獲，世勣以父故遂降建德。建德以世勣復守黎陽，以其父蓋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於是旁縣將士皆望風降建德。王世充亦自將兵徇河南，至譙州，攻陷雍丘。其守將李公逸及其族善行等皆死。帝聞而悼之，怨其不能救。十一月，武周進寇浩州。世民引兵自龍門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抄掠之餘，軍食無所



得世民憂之。發教諭民。民間世民為元帥。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以輸糧食。世民乃休兵秣馬。號令嚴肅。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李世勣在黎陽。欲應世民。恐禍及其父。以為先立大効。竇氏必信我。然後奪父。亦甚易耳。是月。襲王世充所轄之地。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由是大得信親。又破新鄉。虜世充驍將劉黑闥。以獻建德。果大悅。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已進軍夏縣。與呂崇茂相持。孝基將于筠。勸急擊崇茂。獨孤懷恩弗聽。

李勣固歸順

永安王孝基大敗

無幾。宋金剛遣數將救崇茂。孝基腹背受敵。遂大敗。金剛兵虜孝基。懷恩、筠及唐儉、劉世讓還滑州。世民間之。急遣殷開山、秦叔寶等要擊於途。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蒲坂賊帥王行本震恐。告急金剛。金剛遣精騎二千赴援。世民謀知之。自將步騎五千。從間道夜赴安邑。迎擊。大破之。悉虜其眾。復還栢壁。諸將皆請乘勝攻金剛。世民曰。我今勝敵。未知永安王所在。且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多從之。武周據太原。推金剛為扞蔽。而軍無積蓄。以



賊劉武周殺永安王

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出兵於汾隄。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當自遁走。未可速戰也。是時賊徒永安王孝基於晉陽。孝基謀逃歸武周。怒殺之。孝基世民之族父也。李世勣復遣使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充實。孟海公竊有其地。外與王世充合。而內相離乖。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已獲海公。以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然之。欲自將兵徇河南。先遣其將曹旦等帥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謀俟建德至河

斬王行本

李勣復歸

南襲殺之。以得其父。三年正月。世民遣其將秦武通。敗王行本於蒲坂。行本糧盡援絕。遂降。帝幸蒲州。親勞諸軍。世民輕騎詣行在上。謁帝命斬行本。居十餘日。車駕還長安。世勣與曹旦既至河南。會建德妻產。久之建德不至。魏郡賊帥李商胡據孟津為盜。佯迎旦將佐二十三人。飲之酒。乘醉盡殺之。由是旦軍亂。世勣部將郭孝恪欲襲旦。世勣未決。旦既嚴警備。世勣謀事遂不濟。與孝恪帥數十騎奔投世民軍。建德群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



勣本仕唐。一旦雖為我虜。遂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命赦之。發兵攻李商胡。殺之。宋金剛與世民相持。已數月。軍中食盡。棄營北走。世民追之。擊其將尋相於呂州。大敗之。乘勝逐北。甚急。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破賊逐北。已二百餘里。至此功亦足矣。且士卒疲飢。宜留壁於此。俟糧兵果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弗聽。自策馬而進。將士不敢言疲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先是于筠被虜。在金剛軍中。至是逃來。

秦王世民大敗賊宋金剛

金剛尚有衆二萬。次介休。世民以李世勣為總管。赴擊。世勣戰不利。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擣賊軍。後賊大敗。金剛輕騎北走。世民復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聞世民來。且喜且泣。時世民不食三日。伯通。德政。獻酒。舖於世民。賀其戰勝。初世民自栢壁之勝。僅十餘日。晝夜五十餘戰。追賊數百里。未嘗就寢。食至是始免。曾而食。居數日。賊將脫粟飯。尉遲敬德。尋相。來降。劉武周聞金剛敗。棄并州走突厥。金剛

尉遲敬德歸順



周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韓象閣藏版

欲收其餘衆復戰。衆莫肯從者。金剛亦遂走突厥。夏縣之敗。永安王部將唐儉為金剛兵所擒。在晉陽。及周武金剛等北走。儉封晉陽府庫待世民至。世民進軍晉陽。未幾。武周金剛為突厥所殺。晉州以北悉平。帝會群臣議東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河南諸州驍勇悉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分守洛陽四城。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羅士信將前軍。進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萬救慈澗。世民率輕騎。胡世元軍。猝與世充兵遇。衆寡不敵。遂為世

賊劉武周伏誅

詔討王世充

充所圍。世民從騎射斃其左建威將軍燕琪。於是兵皆潰。世充乃退。世民僅得還營。詰旦帥步騎五萬進至慈澗。合士信軍。世充知其不可守。歛兵還洛陽。世民已拔慈澗。部署諸軍所向。連營逼洛陽。先是突厥通好世充。世充以長女妻之。及官軍逼洛陽。突厥遣兵遺牛羊十萬頭於世充。以助其軍食。潞州總管李襲譽要擊之途。大敗突厥兵。悉奪牛羊。以獻世民。八月。世民進屯北邙。世充隔水列營。自當世民。已而請講和。世民不許。時諸軍刻期

周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韓象閣藏版



並進。听向望風降。世民令諸將吏。刈縣官事。並依世充听署。一莫有變易。以從其便宜。以此河南州縣將吏。舉其听部歸順者。前後相踵。羅士信既拔。硤石千金二堡。十月。逼金墉。李世勣亦既取管城。進圍虎牢。通嵩南路。塞東道兵。於是滎汴二州兵士窮迫。遂斬其將張慈寶降。世充長子玄應守虎牢。聞近傍皆叛。奔還東都。會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號見兵二十万。世充遣使求救。建德以爲唐兵日增。世充地日蹙。勢必不支。世充亡則我不

能復立矣。不如救之。內外攻擊。以破唐師也。遂約赴援。遣使來請罷兵講和。世民留使者不答。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二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世民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突。听向無不摧破。屢犯世充軍。斬獲其將領頗多。世充苦之。四年二月。世民下令諸軍。齊進圍東都。自移營青城宮。以逼世充。帥衆二万。出拒世民軍。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已窘矣。悉衆而出。此微幸一戰也。今日我能破之。



秦王世民敗王世充

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已而煙起。世民帥玄甲精騎南下。直擣世充軍後。世充亦麾眾殊死奮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少却。世民乘之。世充不能支。遂走入城。世民合屈突通等兵追擊抵城下。俘斬七千餘人。命諸將圍東門。城中守備甚嚴。世民合河陽洛口諸軍四面攻之。旬餘不克。將士疲弊思歸。帝聞之。密勅世民班師。世民表請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

世民圍東都城

竇建德救王世元

而已。智盡力窮。我克之在旦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下令軍中曰：洛陽未拔。師必不還。敢言歸者斬。於是眾不復言歸。是月。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拔虎牢。収其糧。仗兵眾向洛陽。竇建德既敗。孟海公於周橋虜之。將進救洛陽。行軍總管劉世讓邀戰。敗之。黃州建德不得輒進。會突厥入寇。帝召世讓還。於是建德悉眾西至滑州。三月。攻陷管州及滎陽。陽翟。水陸並進。世充弟世辯帥徐州兵會之。建德軍成皋東。



號衆三十萬。遺世民書。復議修好。和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等。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堅城。未易猝拔。且建德藉勢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郭孝恪。薛收等。奮曰。世充已窮蹙。食盡。建德遠來。兵驕。此天欲兩亡之也。乃據武牢險。以拒建德。伺間而動。破之。必矣。世民曰。然也。今若不速進。建德據武牢。臨洛陽。以併力。其勢必強。於是乎。新附諸城不能守。何弊之承。吾計決矣。使通等輔弟齊王元吉。圍守東都城。以

當世充。世民帥驍勇三千五百人。東入武牢。明日。潛設伏於武牢東。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世民總帥四騎。覘建德營。建德兵見之。以爲斥候。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世民也。親來覘賊動靜。即射斃其一將。從騎亦擊殺數人。建德軍中驚擾。遽發騎五千逐之。世民且戰且走。以誘之。追兵陷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擒其驍將二人。建德震懼。按軍不進。相持踰月。世民遣騎將王君廓等。奪糧運。擒其將張青特而還。建德怒。將襲武



秦王世民與竇建德戰

牢。五月。世民縱馬千餘匹於河渚。佯示芻蕘之狀。以誘之。建德果悉衆而至。諸將皆懼。世民登高丘望之。顧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陣。是輕我也。乃按軍不出。自辰至午。建德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諸將見之。皆曰。賊兵勇氣既衰。此可擊也。乃請出戰。世民曰。未可。已而日西。頌。世民復登高丘。望見曰。可矣。使宇文士及將三百騎。東涉汜水。大軍繼之。直薄賊陣。別使竇抗。王道玄。挺前斫建德牙營。於是兩軍格戰。

世民敗建德擒之

塵埃漲天。世民自帥玄甲精騎三千。卷旂徐入賊隊之間。賊不察其敵。輒不肯擊。世民直出建德陣後。俄張唐旗幟。馳突奮擊。斃千餘人。賊將士顧見驚潰。建德蒙創而走。白士讓。楊武威。追之。建德墜馬。士讓。武威。下馬擒之。餘衆潰散。世民以輕騎逐北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世民已克建德。囚所獲建德及其驍將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還至洛陽。以示世充。且遣安世入城。語其敗狀。世充懼。不知所出。乃泣曰。吾所恃者建德。建德今已為擒。



王世充降

吾終無濟。帥長子女應及群臣出降。世民遣諸將追捕建德。世充餘黨不下者。河南河北悉平。六月。世民囚建德。世充還長安。帝行飲至之禮。以饗勞。世民等諸將士。詔赦世充。廢為庶人。放蜀。斬建德於市。初。竇建德之敗。餘眾走還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以建國。其將齊善行不聽。悉散建德府庫。錢帛分將卒。與裴矩曹旦等奉建德妻楊氏歸順。獨劉黑闥不從。是歲八月。舉兵陷鄆縣。攻殺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併其眾。於是竇氏舊

劉黑闥舉兵

伐後梁蕭銑滅之

黨稍稍來歸。作壇於漳南。祭建德。自稱漳南大將軍。勢頗猖獗。連陷近傍州縣。朝議遣幽州總管李藝及淮安王神通等發關內兵討之。是秋。別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廬江王瑗為元帥。侍中李靖為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伐蕭銑。蕭銑後梁宣帝之後。乘隋末之亂。據江陵為盜。領眾十餘萬人。遂自立稱梁王。悉收後梁故地。至是。諸軍並發。時江水方漲。諸將欲俟水落進。李靖曰。兵貴神速。乘江水方漲。掩其不備。銑成擒必矣。孝恭然之。急帥戰艦



數千艘。順流而下。連戰皆勝。進圍江陵。蕭銑不能支。自帥群臣出降。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勿殺掠。孝恭曰。善。下令諸軍。嚴禁殺掠。諸將請籍沒銑將士鬪死者。以其家財賞士卒。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與叛逆同科。以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居數日。銑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而官軍施恩。皆降。江夏乃平。孝恭囚銑送長安。上見銑數之。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何足

劉黑闥大敗官軍

為罪。竟斬於都市。黑闥已陷數州。北與突厥連兵。勢益強盛。李藝等連戰皆敗。淮安王神通亦已大敗。退洛州。十二月。上遣大將軍義安王孝恭助神通。先是黎州總管李世勣屯宗城。是月黑闥乘勝將兵五萬逼宗城。世勣察不能支。棄宗城退洛州。黑闥追擊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黑闥進陷洛州。又攻拔相州。南取黎衛二州。多殺刺史長吏。自其舉兵未半歲。悉復竇建德舊境。河北大亂。神通。孝常。及將軍秦武通。陳君賓。程名振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本紀第五

黑闥自稱王

皆自河北遁歸。上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黑闥勇決，攻戰方略過建德。秦王世民帥諸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退保洛州。世民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之上，以逼李藝。李世勣等帥兵會之。二月，黑闥大舉攻洛城，甚急。世民引兵赴救，黑闥分兵拒之。會大雪，世民不得進，城遂陷。守將羅士信死之。三月，世民攻復洛城，與李藝、李世勣、連營堅壁固守。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別遣奇

黑闥大敗走突厥

黑闥入寇

兵絕其糧道。黑闥糧盡，輒來決戰。世民自將精騎擊破其前軍。黑闥慚憤，悉眾殊死戰。自日中及昏，黑闥眾少却。世民馳突多，蹂殺其步卒，手射殪驍將數人。黑闥棄眾先遁，眾未知之，猶格戰不却。世民使人決洛水，溺死數千人。時既昏夜，賊眾不辨彼此，互自相鬪殺，殆方餘人。世勣等悉眾奮擊，遂大破之。黑闥以為智力已盡矣，與其將范願等二百騎北奔突厥。六月，黑闥引突厥兵寇山東，諸州豪傑多應之。河北復亂，時秦王世民引兵南赴淮

周書卷之二十一

十九 高祖本紀



周書卷之三十三

泗擊盜帥杜伏威徐圓朗等已而班師上更遣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合兵討黑闥自秋至冬連戰遂大敗黑闥六年正月黑闥帥從兵百餘人走饒陽其將諸葛德威執之以降太子下令斬黑闥於洛州山東悉平乃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任瓌等平泗濟及江東杜伏威徐圓朗等群盜皆降自上即位已七年矣僭偽諸國及群盜悉亡天下始定乃置州縣學校上親詣國子學釋奠先聖孔夫子建官制頒新律定租庸調法初上之起兵晉陽

太子建成斬黑闥

天下始定

定制度建學校

皆出於次子世民謀議至是功業大成乃欲以世民為儲貳世民固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弟齊王元吉多過失而常嫉世民恭儉其功甚大諛諂頗上意世民不以介意東宮官屬魏徵王珪等屢勸除世民建成意乃決密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唯房玄齡杜如晦耳吾已譖於上逐之乃事易濟矣元吉以為然俱謀害世民世民腹心長孫無忌及尉遲敬德等頗覺之急告世民勸先事圖建成元吉九年六月太白經天星官傳突密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圖害秦王世民

周書卷之三十三 高祖本紀



奏。太白見秦分。秦王有天下之兆也。上以其奏狀授世民。世民密奏曰。建成元吉。淫縱亂後宮。臣於二人。無絲毫所負。今欲專殺臣。臣輒枉死。永違君恩。且言且泣。帝愕然報曰。明日當鞫問二人。汝宜早入朝。詰旦世民帥長孫無忌先入。伏兵玄武門。上召建成元吉。乃欲親按事。建成元吉入朝。至臨湖殿。覺有變。回馬走出。世民自後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帥伏兵七十騎繼至。射殺元吉。建成元吉從官爭進赴難。戰玄武門外。殺傷相當。世民從官

世民殺建成元吉

立秦王世民為太子

張公謹。關門以拒。衆不得入。退攻世民宮。上大驚。蒯瑒。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疾秦王功高。敢謀茲惡。今俱伏誅。國家乃定矣。上曰善。急移手勅。曉諭建成元吉官屬。詔立世民為太子。國家庶務。悉委世民處決。然後以聞。以宇文士及。長孫無忌。杜如晦。高士廉。房玄齡。尉遲敬德。程知節。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為太子官屬。太子召魏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問對不屈。太子素重其才。乃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王珪。韋挺。亦嘗為



周書卷之十三

高祖本紀

戶江王反

建成謀皆以事流嵩州。至是遣使召為諫議大夫。上欲自加尊號為太上皇。會幽州大都督戶江王瑗反。初故太子建成與瑗通謀。密相結。及建成死。事覺。朝議召瑗。瑗不自安。幽州領軍王君廓性勇悍。險詐。欲殺瑗。自取功。說瑗勸反。瑗遂反。君廓佯應瑗。縊殺之。傳首長安。事即平。瑗帝之從子也。八月。帝傳位於太子世民。自號太上皇。是月。太子即位。時突厥寇涇州。總管尉遲敬德等邀戰大破之。已而頡利可汗帥兵至渭北。遣其將執失思力入

高祖遜位  
太宗即位

與突厥盟

見以規關中。思力乃謂曰。頡利突利二可汗將眾百萬且至矣。上大怒。囚思力。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直至渭橋。與頡利隔水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已熟。非卿所知。遂與頡利盟。未幾突厥悉引去。上從容語。所以輕騎見突厥。蕭瑀等再拜服其智略。初帝之幼時。從父詰長安。有書生見上而驚曰。此兒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因取其語。命名曰世民。年十八。勸父舉義兵。遂能定天下。即位之明年。改元曰貞



周書卷之三

卷之三

萬分閣藏

十八學士

觀開館延文學士。每暇日討論文籍。杜如晦。房玄齡等。一時名士十八人。更日直宿。以待筵。號曰十八學士。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何以詐為。或又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為。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充腹。

太宗論政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民者。國之本也。本固末安。朕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何異於吏受賂抵法。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於此者。桀紂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戮力。莫以忘民。則國安矣。上又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如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

周書

卷之三

二十三

萬分閣藏



繫煩之存沒。朕已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此時關中旱。饑民多賣子女。以供衣食。上聞之。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先是。隋末群盜梁師都。據朔方。暴掠州縣。殘害民物。上遣兵討之。師都敗走突厥。頡利可汗納之。已而頡利與突利可汗有隙。國亂。上與書招諭。師都不從。貞觀二年夏。命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先覘其動靜。尋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將兵赴討。師都引突厥兵。據朔方西城。戰不利。會城中食盡。突

太宗施仁政

賊梁師都伏誅

宴於未央宮

胡越北狄南夷

高祖崩

厥不敢救。其下知不可支。殺師都而降。朔方乃平。七年春。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群臣四夷皆朝。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上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詔賜群臣及四夷物。各有差。此時風雨和調。連歲豐熟。四夷朝貢。而政事文物之美皆備。庶民唱萬歲。九年。太上皇崩。曰。高祖皇帝。十三年夏。旱。庶民飢渴。上憂之。詔群臣言事。魏徵曰。陛下比貞觀初。漸有不克終者。乃舉國家弊政十條以聞。上深獎歎。大徵天下名士。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麗傳

諸儒定經疏

之講論五經。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其子弟請入國學。上因命學士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王琰定經疏。凡百餘篇。名曰正義。太子承乾不才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東宮詹事張亮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切諫。弗從。吏部尚書侯君集國家創業之功臣也。嘗擊西域降高昌王。以私取其珍寶得罪。君集怨望。乘太子闇劣。勸之反。事覺。十七年四月。上與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等議。遂廢

廢太子承乾誅侯君集

踏鞠徵碑

親征高麗

太子誅君集。太子弟魏王泰多能有寵。乃望自為太子。而性險詐。衆議拒之。遂立少子晉王治為太子。初。上信親魏徵甚厚。及其卒。悲悼不已。親製碑文刻石。徵嘗薦君集曰。君集有宰輔才。至是上惡徵言失實。徵又嘗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聞之。愈不悅。遂踏鞠立碑。先是高麗王為其下所弒。國大亂。與百濟連兵。絕新羅入貢路。攻陷其二城。至是新羅王遣使來乞救。上遣使齎勅諭高麗。不從。上怒。十八年秋。詔伐高麗。自將諸軍至



洛陽徵河南山東兵。十九年春，車駕發洛陽至定州。前軍既拔遼東諸城，進攻安市城。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江，直取平壤。平壤，高麗王都也。覆其本根，則餘不戰而降必矣。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也。議不決。時車駕駐遼東城，自夏至秋，諸軍絕拔十餘城。士馬戰死頗多。且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芻糧甚乏。勅班師，深悔親征無功。乃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遣使以少牢祀魏徵，改贈尚書令、鄭國公。復立

班師

復立魏徵碑

所製之碑。匈奴敕勒為突厥所破，其諸部薛延陀、回紇等居磧北。上以李世勣為并州大都督、長史。世勣在并州十六年矣。邊塵不起，上大悅。曰：以世勣為朕万里長城，豈不壯哉！及魏徵卒，朝官之其人。上遂召世勣還，改為兵部尚書。時頡利可汗政衰，薛延陀乘間暴掠漠北。上怒。二十年春，親督諸軍至靈州，使世勣擊之。世勣連戰大敗，延陀斬滅其部屬。於是回紇等舊勅勒諸部皆內附。上賦詩刻石立之靈州，以示後昆。二十三年四月，上有疾。

親征薛延陀滅之



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俟我死之後。汝更擢用世勣。以為僕射。親任之。則恩威並立。若徘徊顧望。世勣當殺汝耳。五月。命世勣出鎮疊州。已而上疾篤。召長孫無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杜如晦。房玄齡。魏徵。李靖等。皆既死。朕今以後事付卿。太子仁孝。卿所知。卿善輔導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定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因令遂良草遺詔。未成。上崩。曰。太宗皇帝。帝即位初。分天

太宗崩

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叙南。嶺南。

下為十道。以因山川形便。又定府兵。十道皆置府。年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善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遠近交番。以直衛。甲仗糧裝。各有數。輸之各府庫。征行必給。府分為三等。上府兵凡一千二百人。中府兵千人。下府兵八百人。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一隊。隊有正。十人為一火。火有長。每歲季教戰。每歲首閱眾。於是四方有事。諸將所至。兵眾立辨。以鎮制天下。群盜遂熄。夷蠻卒服。莫復有虞。帝嘗召侍臣。問創業守成孰難。玄齡



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乃常溫顏。導群臣使諫。有諫者則賞。以獎後來。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切諫。不能用。太子治即位。詔召豐州都督李世勣還。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高宗立

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奉遺詔輔政。是秋。以李世勣為左僕射。明年正月。改元曰永徽元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無忌謀反。上命立誅之。以遵先帝遺詔。上即位之初。尊禮無忌。遂良每事諮詢。二人同心輔翼。故庶政善美。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居數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后。許敬宗。李義府贊之。褚遂良固執不可。上怒。欲斥遂良。無忌諫之。侍中韓瑗亦涕泣極諫。上弗納。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

韓瑗極諫



相擇。况天子乎。皇后。万國之母表。嬖母輔佐黃帝。姐已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武氏。奸佞小人。陛下何不擇。且遂良。先帝遺托之忠臣。國家之柱石。今輕斥之。恐海內失望。棘荆生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陛下審計之。會李世勣入見。上問其可否。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煩外人。於是上意遂決。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六年十月。詔稱皇后王氏謀逆。廢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武皇后。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也。先帝聞其美。召為才

貶階遂良

廢王后立武昭

儀

魏胡郭切

人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奏曰。女主執政之兆也。又按秘記云。唐二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先帝惡之。令群臣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官稱封邑生國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先帝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太史又奏曰。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後宮。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先帝不之悟。及崩。武才人年二十四矣。入白馬寺為尼。上嘗幸寺。見之而泣。命蓄髮入後宮。立



武后用事

武后貶長孫無忌殺韓瑗

李勣敗高麗悉為州縣

為昭儀。至是為皇后。性明敏。涉獵文史。上素疾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后決之。后處事皆稱旨。由是后與李義府。許敬等用事。以長孫無忌不嘗助已。怨之。又深惡褚遂良。韓瑗等。嘗非議已者。時遂良既卒於潭州。因削無忌官。縱黔州。執瑗殺之。乾封元年冬。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總督。復伐高麗。世勣等諸軍連戰二年矣。總章元年秋。遂大敗之。進陷平壤。高麗王高藏出降。獨其將泉男健不降。世勣擊敗之。擒男健。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於

高宗崩中宗立

鳳鳴朝陽取詩大雅生民篇之意

武太后廢中宗立睿宗

平壤。統轄其州縣。初以前皇后王氏之子忠為太子。武后廢之。立已所生之子弘。弘仁孝恭勤。中外屬心。嘗忤后意。后鴆之。立弘弟賢。又以事廢。立賢弟哲為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上崩。謚高宗皇帝。帝在位三十四年。而政在后宮者三十年矣。改元十三。自褚遂良等死。群臣無敢諫者。侍中李善感。嘗因事而諫。時人以為鳳鳴朝陽。言其甚稀也。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尊武皇后曰則天皇后。改元嗣聖。明年。則天武太后。廢中宗。哲為廬陵王。立



太后立武氏七廟

其弟且是為睿宗。而政皆出於太后。太后臨朝稱制。遂立武氏七廟。一族子弟皆為王公。內史裴炎固諫弗聽。太后從子武承嗣與從父弟武三思等謀欲除宗室有位望者。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詢之執政劉祿之。韋思謙不對。裴炎又固爭之。太后甚不悅。收炎下獄。誣以謀反。劉景先胡元範爭之。太后又并二人下獄。會英國公李敬業起兵討武氏。太后乃殺裴炎等。敬業已取潤州。將入江都。移檄遠近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

李敬業起兵

太后殺裴炎

李敬業李冲李貞皆敗死

太后大殺李氏宗宗  
太后自建元用周正

太后廢睿宗自立國号周  
嬰音照

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怒遣大將軍李孝逸等將兵三十万擊敬業。敬業軍敗。所殺瑯邪王冲。宥有匡復志。將起兵滅武氏。越王貞聞之。起兵應冲。不克而皆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悉籍沒。先是太后自建元曰光宅。一年而改垂拱。四年而改永昌。未一年。又改曰天授元年。廢夏曆用周曆。正月為一月。太后自名嬰。廢睿宗且自立稱帝。改國號曰周。時嬰年六十七矣。淫縱不止。張易之。張昌宗等。男嬖尚有數人。嬰自知內行不正。



人心不服。畏或議已。使酷吏羅織罪科。以陷正言者。前後誅殺不可勝記。用此柑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將相多得賢才。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元崇。宋璟等。皆一時名士。政績著於朝野。師德每稱仁傑之才。薦於嬰。而仁傑每毀師德。師德為人寬厚清慎。嬰嘗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久矣。魏王武承嗣。營求為儲宮。屢使人說嬰。嬰問之仁傑。對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高宗

武承嗣求為太子

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姓。無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願熟計之。鳳閣侍郎李昭德從容言於嬰曰。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以安方世業。豈有以姪為嗣耶。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高宗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高宗不血食矣。高宗陛下之夫。皇子陛下之出。至親莫重於此。輒棄親取疏。恐不得陛下配食太廟。嬰以為然。議乃止。長壽元年春。武承嗣黨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

羅告羅織罪狀以告也



行本。司禮卿崔宣禮。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嬰大驚。悉下獄。使侍御史侯思止鞫問。不屈。俊臣與承嗣等武氏黨族。百方詐誣。遂陷之。貶知古。仁傑。宣禮。元忠。獻。於各地縣令。流行本嗣真於嶺南。已而俊臣思止。贓罪發覺。李昭德杖殺思止。貶俊臣於同州。俊臣黨丘愔。著石論數千言。誣奏昭德專權狀。嬰由是流昭德於南賓。後數年。召俊臣還。為司僕少卿。俊臣恃勢貪滯。士民妻妾有羨者。百方奪之。不從者。羅告

貶流數日大臣

復用狄仁傑

其罪。誅殺不可勝計。時契丹寇邊。連歲不絕。諸將不能拒守。朝議以仁傑為幽州都督。仁傑在鎮。數獻契丹征服之策。北邊乃安。以功復為蠻臺侍郎。同平章事。時武承嗣猶求為太子。嬰意不決。仁傑力言其不可。嬰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况僕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陛下家事乎。因勸嬰召還庐陵王。嬰近臣亦有勸之者。嬰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鸚鵡。而



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而翼承嗣三思也。乃承三挫折之兆。陛下若立李氏。則萬歲千秋。寶祚無疆。福德圓滿。臣等所祈也。璽由是意定。聖曆元年三月。宣言。廬陵王有疾。詣東都就醫。潛遣使召之。王時在房州。即日發駕還東都。是秋。立廬陵王復為皇太子。仁傑為傅。先是突厥默啜據漠北。擁兵四十萬。數寇趙定二州。殺掠無算。又圍幽州。移檄曰。何不速立廬陵王。我受唐室之恩。已深矣。若使武氏之子執政。吾眾百万。以蹂破中國。璽

復立中宗為太子  
突厥入寇

甚懼。至是命太子為元帥。仁傑為副。以伐默啜。仁傑將兵十萬先發。默啜聞之引去。仁傑乃慰撫邊民。遭難者置戍將而還。群官益敬重仁傑。仁傑以復唐祚為己任。面折廷爭。多所獻替。璽常屈從。稱為國老。而不名。璽嘗遊幸。太子及仁傑從焉。途遇風。仁傑帽墜。而馬驚不能止。璽命太子下執其鞵。其所重如此。仁傑以老屢乞骸骨。不許。入見常止其拜。且免其宿直。因勅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國老。未幾。久視元年七月。仁傑卒。璽泣而

狄仁傑卒



歎惜。詔謚梁國文惠公。璽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為相。仁傑乃薦張柬之。曰。東之。卓犖奇才。其人雖老。宰輔之器也。璽遂用東之為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名臣數十人。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也。非為私矣。是歲。廢周正。復用夏正。神龍元年正月。璽寢疾。嬖倖張易之。及其弟張昌宗。居內用事。周平章事張柬之。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司馬袁恕已。散騎侍郎李湛。都尉王同皎。與羽林

復用夏正

張柬之舉兵誅張易之兄弟

大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詣東宮。啓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殿下橫遭幽廢。天人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戮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正位。以副眾望。太子許之。帥兵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東之等進斬易之。昌宗於迎仙宮廡下。彥範。久奏曰。天意人心。久思李氏。臣等今奉太子誅兇賊。願傳位於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是日。璽還政於太子。東之傳旨。收易之黨張昌宗等數人斬之。尋徙璽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

太后還政中宗復位



復國號唐

則天太后殂

韋皇后淫亂

帝太子哲復位。復國號唐。以弟旦為相王。詔召選魏元忠等嘗遭貶斥者。諸武嘗有功無罪者。皆存用之。是冬。則天武曌殂。年八十二。皇弟旦在位而擁虛器者七年。武曌偷位。國號周者十六年。臨殂遺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復前皇后王氏淑妃。蕭氏。褚遂良。韓瑗及王皇后族柳奭等。嘗廢黜不得良死者之後。上既復政。與皇后韋氏每臨朝。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出入宮闈。因通於韋后。后淫縱。頗寵

韋后弒中宗

平王隆基起兵

三思使之圖議政事。三思遂譖張柬之等定策。弒臣五人。皆罷免。遠竄。尋殺之。時有上言皇后淫亂者。上面詰之。其人不屈。上意怏怏。韋后及其嬖幸馬秦客。楊均等。亦皆懼。景龍四年六月。密與安樂公主俱合謀。餅中進毒。上乃崩。其復位僅六年矣。韋后秘不發喪。矯詔立第四子溫王重茂為皇太子。尋發喪。韋后貪太子幼冲。自臨朝攝政。相王旦之次子平王隆基起兵。討奸佞。弒先帝者。羽林將士皆應之。時太尉武三思已卒。隆基黨葛福順。李



隆基誅韋后

仙鬼等斬韋后族韋璿。韋播。高嵩等。數人。進向玄武門。門兵拒戰。隆基繼至。大聲呼曰。誅逆賊諸韋。以安社稷也。門兵於是靡沮。福順。仙鬼等。斬關而入。先帝梓宮在太極殿。隆基分兵護衛之。進斬韋后及安樂公主。収其黨悉誅之。梟馬秦客。楊均首。戮韋后尸於市。是月。相王且復位於先帝梓宮傍。廢太子重茂。復為溫王。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命追削武三思爵謚。毀其墳墓。戮其尸。詔追復張柬之等五人官爵。遣使祀之。改景龍四年。曰景雲元

睿宗復位

中宗朝。韋皇后安樂公主等用事。貪賂。降斜封。詔書除官數千人。謂之斜封官。

睿宗崩。玄宗即位。

年。是冬。葬先帝。曰中宗皇帝。中書令同平章事姚崇。宋璟等。務革弊政。進忠良。奏請停止先朝斜封官。太子性英敏。政事多取其處決。請托不行。紀綱翕然俱舉。上自復位。僅三年矣。輒遜位。自稱太上皇。後數年崩。曰睿宗皇帝。太子隆基受禪。改元曰開元。姚崇為紫微令。宋璟為黃門監。崇善應變。璟善守文。雖志操不同。而協心輔政。賦役公平。賞罰清省。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敢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姚宋



卒後裴光庭。蕭嵩相繼為相。光庭卒。嵩薦韓休。休為人峭直。上或宴遊有小過。休輒上諫疏。左右謂上曰。自休為相。陛下殊瘦於昔日。上曰。吾雖瘠。天下肥矣。已而休罷。張九齡代之。此時契丹叛。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使部將安祿山伐之。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怒。執祿山送京師。請斬之。上惜其才勇。張九齡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若論未來則朕不取。勿做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

張九齡論安祿山

九齡論李林甫

罷九齡

胡也。初名阿摩山。母再適安氏。因冒其姓。隸守珪部下。狡黠而驍勇。善射。每為守珪所愛。至是始入京師。上一見亦愛之。同三品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妃嬪。每伺上動靜。由是奏對皆稱旨。上欲以林甫為相。問之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家安危。林甫狡佞奸猾。若以之相。國家恐為宗社之憂。林甫聞而疾九齡。時上漸奢侈。九齡力諫。上不悅。林甫迎合上意。遂以事罷九齡。林甫代為相。先是上作興慶宮。置樓於左右。西曰花萼相輝。東曰勤政。



務本集天下羨女文人。至是數宴遊怠政。林甫乃得專權。上為政已二十九年矣。天下無事。同三品張說。嘗建議立兵制。兵農始分。然每歲衣糧不過二百萬。漸增踰一千万。於是公私困弊。參軍田同秀欲收人心。乃上言曰。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臣以靈符藏尹喜故宅。上大悅。遣使於舊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靈符。林甫等上表賀之。曰。先天不違之寶也。由是詔改開元三十年為天寶元年。後改年曰載。然時人皆疑同秀所為。巷議不

高宗嘗建老聃廟於長安。稱曰玄元皇帝。

安祿山為楊貴妃之兒。

已。是歲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祿山頗巧。厚賂遺宦官。以此多稱譽祿山。上信之。益以為賢。居一年。兼范陽節度使。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太真。入為貴妃。寵頌後宮。祿山請為貴妃兒。已而祿山入朝。上為之起其第。窮極華麗。上臨遊焉。祿山身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唯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偶遇祿山生日。賜予甚厚。貴妃以錦繡為襁褓。包裹祿山。使宮人舁之。曰。洗祿兒也。



上聞而歡笑。自是祿山屢出入宮掖。頗有醜聲。上不疑李林甫亦善媚上左右。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排抑勝已者。嘗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呀。輒斥。林甫性陰險。屢起大獄。誅殺忤已者。上亦不問。其在相位十九年。養成禍亂。然祿山憚林甫未敢反。貴妃從祖兄楊釗亦狡佞。上寵之。以為國家忠臣也。乃賜名國忠。及林甫卒。代為相。稍與祿山相軋。嘗語上曰。祿山將反。請試召之。必不來。時祿山在任於范陽。聞召即至。由是上不信國忠言。詔

李林甫陰險

楊釗狡佞賜名國忠

胡將胡狄之將也

安祿山反

加祿山左僕射遣歸。祿山反計已成。上表請以胡將統兵。上猶不疑。已而表請獻馬三千匹。遣將士數萬護送至河北。上聞而始疑焉。遣使止其獻。祿山曰。馬不獻亦可矣。遂反。時天寶十四載十月也。祿山帥所部及契丹兵凡十五萬發范陽。南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佯迎之。祿山命果卿居守常山。以拒西來官軍。果卿乃與長史袁履謙謀起兵討祿山。果卿師古之曾孫也。時承平日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諸城皆望風瓦解。十二月。



東京洛陽城也

祿山攻陷東京。平原太守顏真卿。果卿從弟也。知

祿山且反。完繕城壕。充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

之。牒真卿守博州。真卿得反牒。遣使間道奏之。上

初聞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

義士耶。及真卿使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

乃能如是。真卿密遣親客告討賊之狀。由是諸郡

多應。旬日間得壯士萬餘人。河南尹達奚珣降祿

山。留守李愷。盧爽。蔣清。收餘兵討祿山。不克而死。

祿山使使者齎愷爽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

顏真卿起兵討祿山

真卿葬李愷盧爽首

執使者腰斬。斂葬三人首。以此士皆感奮。願死於

節。朝議以李承光。哥舒翰為元帥。發關中兵十餘

萬討祿山。然士卒懈弛。莫有鬪志。祿山欲自將西

破潼關。進逼長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起兵擊祿

山。黨將高秀巖。薛忠義大敗之。拔其二軍。乘勝進

陷雲中馬邑。祿山將士死者數千。杲卿亦已起兵。

會真卿軍。欲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侵之謀。真卿

守平原。杲卿軍饒陽。遣崔安石。翟方德等徇河北

諸郡。應者凡十七郡。其屬祿山者。總六郡而已。又

郭子儀起兵討祿山

顏杲卿起兵討祿山



賊史思明圍常山

密遣人入范陽。招降守將賈循。循猶豫不決。為其下所殺。祿山聞之。引軍自新安還東京。遣其將史思明等攻常山。走臬卿將馬燧。臬卿乃還常山。守備未完。史思明合步騎二萬餘圍之。臬卿告急於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臬卿晝夜拒戰。未十日。糧盡矢竭。明年正月一日。城陷。賊兵暴悍。殺萬餘人。執臬卿及李履謙等。上聞臬卿之忠義。欲徵為衛尉卿。朝使聞常山陷。途還。臬卿已為擒。至東京。祿山數之曰。汝為范陽戶曹時。我憫其才。為

常山陷

賊虜顏臬卿李履謙

臬卿罵祿山

奏進判官。未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我恩而反耶。臬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猶何謂恩也。幽州之敗。汝罪當万死。天子憫汝才。優詔赦其死。擢汝為三道節度使。寵幸無比。汝何苦負於天子之恩而反耶。我世天子之臣。祿位皆天子之賜。雖為汝所奏。豈有棄天子而從反賊耶。我為國家討賊。恨不斬汝耳。猶何謂反也。咄。臊羯狗。何不速殺我。以取万世反賊之名。祿山大怒。併履謙縛於天津橋柱。高殺之。臬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一

祿山高殺臬卿履謙



高州內至骨也

族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賊將史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不從者，所過殘滅。河北復為賊有。獨饒陽太守盧全誠不從。思明合兵圍饒陽。河間司法李奐、景城長史李暉帥兵赴救，皆為思明所敗。郭子儀益發朔方兵，圖定河北，復東京。以其將兵馬使李光弼為前鋒，進向常山。上遣使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東節度使。史思明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光弼將步騎萬餘人，弩手三千人，出井陘。二月，取常山，擒

李光弼討賊復常山

光弼敗史思明

賊守將安思義，用其計入城堅守。思明聞常山陷，解饒陽圍，以二萬騎來攻。光弼力戰敗之。先是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西取雍丘。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兵來攻。雍丘人賈贲以眾二千應巡，邀擊潮軍，軍敗而死。巡承其敗，力戰敗潮。潮復合賊將李懷仙等兵四萬奄至。時巡眾三千餘人，見大兵且至，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輕我不備也。乃分兵突出奮戰。巡先眾而進，賊果辟易。明日復來攻，巡力拒，殺傷無算。賊遂不能近。巡時伺間出兵，

張巡起兵討賊

張巡大戰雍丘敗賊



擊之。或夜斫其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寢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擊。虜二千餘人。河南節度使吳王祗聞賊李懷仙等敗歸。出兵要擊於途。大敗之。斬其將謝同元。祿山遣其子慶緒將三萬人寇潼關。元帥哥舒翰擊却之。由是西南官軍稍振。李光弼守常山。張奉璋守石邑。與史思明相持四十餘日。思明絕其糧道。使蔡希德等數攻石邑。光弼告急於郭子儀。四月。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與光弼合步騎十餘萬。大敗思明。殺其

吳王祗敗賊斬謝同元

嘉山之役

李光弼大敗賊史思明

將數人。思明希德等皆走。時河朔民呀呀屯結。應子儀光弼軍。以拒賊。五月。祿山發東京步騎二萬及范陽郡兵萬餘人。會思明希德軍。復擊子儀。子儀進至恒陽。遣光弼大戰嘉山。敗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逃走。墜馬。徒跣至博陵。光弼追圍之。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祿山大懼。議棄東京北還范陽。而計未決。是時。楊國忠驕縱。群臣莫不切齒。或勸哥舒翰誅國忠。翰弗從。國忠聞而稍懼。乃奏請募劍南兵萬餘人屯灞上。稱曰。後



備軍。其實備翰也。翰聞之。恐為國忠所圖。奏請以灞上後備軍隸潼關。六月。後備軍將杜乾運詣潼關。翰以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人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鬪志。上聞之。遣使趣哥舒翰進兵擊之。翰陳其不可。國忠曰。賊方無備。而翰逗撓。將失機會。上以為然。又遣中使數趣之。翰不得已。慟哭而出。兵凡二十萬。水陸並向陝城。果陷伏。諸軍大敗。翰僅以百餘騎遁還潼關。乾祐等乘勝追蹙。破關而入。擒翰送東京。翰遂降祿山。

哥舒翰大敗降賊

帝幸於蜀

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棄郡走。所守兵亦皆散。上大懼。召群臣謀議。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以京兆尹崔光遠充西京留守。明日。上與楊貴妃及國忠等數人出宮。百官無敢從者。唯太子亨及其二子廣平王俶。建寧王倓。御史大夫魏方進。龍武將軍陳玄禮。宦者李輔國。高力士等。從而南。上所至。吏民逃散。無奉寢食者。明日入馬嵬驛。從者皆疲飢。玄禮曰。禍由國忠。罪當誅也。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不決。從兵憤怒。遮國忠殺

殺楊國忠楊貴妃



之。揭首於驛門。方進叱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怒。又殺方進。上問變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頗首沈思久之。高力士前說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貴妃豈敢自安。上悟之。命力士縊殺貴妃。從兵皆呼萬歲。上已南向蜀。太子欲從之。倣倓及輔國等執鞶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賊兵必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已離。不可復合。不如收西北兵。召郭李二將。與之併力。

郭李子儀光弼

太子奔平涼

東討逆胡。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太子納之。使倣馳白上。上曰善。汝曹勉之。勿以吾爲念。又宣禪位旨。倣還報。太子乃北。收潼關散卒。渡渭通夜急行。至平涼。彭原太守李遵出迎。大募士馬。祿山聞上出奔。使乾祐及孫孝哲引兵入長安。留守光遠等降賊。賊已取長安。以爲得志。日夜縱酒。無復逼上及太子之意。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聞太子至平涼。與諸將議曰。平涼散地。不可久屯。靈武兵食完富。若迎



肅宗即位於靈武

太子據之。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則可以定中原也。遣使至平涼。太子大悅。即移靈武。七月。馮漸等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太子即位。牋凡五上。太子遂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城南。遙尊父帝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時塞上精兵集靈武十四五万。日議討賊。顏真卿聞之。自平原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奏勤王魚貳。上嘉其志。加真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時平原諸城皆降賊。賊眾塞道上。亦以蠟丸達於真卿。真卿得勅。狗國之心益堅矣。郭子儀

郭子儀引兵詣靈武

帝召李泌

留李光弼守太原。自將兵五万詣靈武。靈武軍大振。初京兆人李泌。以才敏著。上在東宮。日常為布衣交。呼泌曰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泌於斬春。後得歸隱潁陽。上自馬嵬北行。潛遣使召之。至是泌謁見於靈武。上大悅。事無大小。皆諮決焉。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軍中屬目。上欲以倓為兵馬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者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



太宗高祖第二子玄宗廢宗第二子李泌故言之

帝遷至彭原

艱難衆心所屬在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切者。其肯默止乎。太宗及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九月。上發靈武。至順化。廣平王帥諸軍前驅。是時。上皇在成都。遣房琯崔旉等。傳寶冊於上。上固讓置之別舍。朝夕拜趨。如定省之禮。房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素聞琯名。虛心待之。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諸將相拱手避之。十月。上至彭原。房琯自請將中

房琯爲賊所敗

李泌建議

軍北軍爲前鋒。進至便橋及咸陽。與賊將安守忠戰。琯軍大敗。死傷甚多。琯又以南軍戰。又敗。其將楊希文。劉貴哲。降於賊。上聞而大怒。李泌營救。上宥其罪。待琯如故。賊將史思明。連陷河北諸城。圍河間四十餘日。顏真卿遣其將和琳。以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琳。遂陷河間。又攻拔饒陽。勢頗猖獗。上問李泌曰。敵強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料賊勢。不過二年。天下定矣。上曰。何故對曰。賊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李承慶等



數人。今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乃以李郭兩軍繫賊四將也。而從祿山在東京者。獨李承慶高尚等數人耳。其餘皆脅從。無有固志。願命郭李。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我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且以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自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留不獲。

賊將令狐潮攻  
雍丘

安。然後大軍四合攻之。賊帥成擒必矣。上悅而不  
能用。先是賊將令狐潮以二萬餘人圍張巡於雍  
丘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以書招巡。諸將白  
巡曰。兵勢不敵。且聞上幸蜀。而存亡不可知。願降  
賊以見時機。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畫像。帥將士  
拜之。引勸降者於前。責以大義。即斬之。於是士心  
益堅。時城中矢竭。巡縛藁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  
城下。潮兵爭射之。知其藁人而退。巡乃得矢數十  
萬。已而夜復縋人。賊以為藁人。不設備。於是死士

張巡抗節



巡敗令狐潮

五百人下城斫潮營。潮軍潰亂，焚壘而遁。潮怒，明日自來攻。巡將雷万春力戰，面蒙六矢而不動。潮大呼曰：雷將軍膽勇，然如天道何？巡亦大呼曰：汝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乃出戰，大敗潮軍。潮夜遁入陳留，後屢來攻，巡擊却之。是秋至冬，潮將眾數萬復來攻，巡固守不下。潮築長圍以絕其糧，援。巡兵總千餘，每戰輒克。十二月，巡遂取寧陵。睢陽太守許遠亦以義自負，巡乃連兵守寧陵。賊將楊朝宗帥步騎二萬來襲，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敗之。

許遠抗節

賊將史思明攻太原

斬首萬餘級。朝宗以身夜遁。上聞巡忠義，詔為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賊史思明等數將引兵十萬寇太原，守將李光弼麾下精兵多在朔方，留者皆烏合，不滿萬人。光弼作塹道於城外，連戰多殺賊眾。思明辟易，作長圍攻之。光弼拒守踰月，賊帥安祿山自起兵，目昏不能睹，至是病疽而死。其實祿山子慶緒弑之也。而莫知之者，慶緒使思明還守范陽，留蔡希德圍太原。別遣尹子奇將兵十三萬攻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

賊帥安祿山死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



張巡大敗賊尹子奇

兵赴救。巡兵三千人。合遠兵總六千八百人。然皆精銳死士。二月。賊悉眾十餘萬薄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人。遠性沈重。居內調衣糧。修戰具。巡智勇有餘。乃籌畫戰鬥。自出戰。遂大敗之。子奇等委棄輜重糧粟。夜遁。上移行營於鳳翔西北。將士多歸附。郭子儀已取馮翊。進拔河東。擊走賊將崔乾祐。李泌復請遣安西西域之眾。自塞北進。與子儀軍南北犄角。先取范陽。上曰。今大眾

郭子儀復河東

李泌建議

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勢擣賊腹心。而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以之攻兩京。其勢必克。然而兩京春氣已深。况關東地熱。一旦取之。士眾必困而思歸。不可復留也。賊收餘眾歸巢穴。休兵秣馬。伺西北士眾之去。必復南侵。則征戰之勢。不有涯也。不若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然之。而復不能用。是時李光弼受圍。已三十餘日。選敢死士二千人。自將出擊。蔡

李光弼敗賊解太原圍



顏真卿請行在

郭子儀請行在

希德大破之。斬首七方餘級。希德棄營遁去。三月。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擊却之。賊又合軍逼城下。巡出戰。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四月。顏真卿自荊襄北至。鳳翔上謁。上又加憲部尚書。以郭子儀為司空。加兵馬副元帥。召赴行在。賊將李歸仁以鐵騎要之。途子儀設伏。擊盡之。歸仁遁。投安守忠軍。屯京城西。子儀進軍瀋西。相持七日。守忠偽退。子儀悉兵逐之。陷伏大敗。退保武刃。以此鳳翔戒嚴。五月。子儀請行在。請喪敗罪。詔貶司空。

南霽雲射賊將尹子奇中其目

為左僕射。山南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田承嗣等以大兵攻之。炅受重圍。已一年矣。晝夜苦戰。至是救援不至。城中食盡。矢竭。力不能支。遂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去。合尹子奇軍圍睢陽益急。張巡與南霽雲、雷万春等十餘將各帥五十騎突出。直衝子奇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其面。乃剡蒿為矢。射賊營。子奇以為巡矢已盡。自麾兵進。霽雲射中其左目。子奇墜馬。霽雲將擒之。賊兵扶子奇。



而走。於是賊軍潰亂。死者無筭。別將承嗣收餘衆退。七月。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時城中食乏。將士食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而饋救不至。士卒死耗。所存纔一千六百人。亦皆飢病不能鬪。遂爲賊所圍。巡固守。應機防戰。多殺賊兵。子奇等服其智勇。不敢輕逼。積二十餘日。賊兵徃徃來降。爲巡死戰者二百餘人。睢陽兵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巡遠分守城。是時官軍之將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遠勢日

賀蘭姓。進明名。南齊雲求接臨淮。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列傳第五十五 張巡傳

蹙。南齊雲將三十騎突圍而出。告急於臨淮。賊衆數萬遮之。齊雲直衝其衆。僅至臨淮。見進明請救。進明疾巡遠功名。不肯諾。唯愛齊雲勇壯。具食饗之。強留齊雲。齊雲慷慨且泣。且言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齊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足下坐擁強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齊雲既不能達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座中皆爲泣下。齊雲察進

齊雲抗節

明終無出師意。去至寧陵。寧陵張巡部將廉坦所

司清外史 卷之十三 五十三 萬世閣藏板



守有步騎三千。霽雲帥之還睢陽。賊兵遮擊。死傷頗多。僅以千人入城。城中將吏聞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巡遠拒守不屈。九月。上在鳳翔。饗勞諸將士。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此時。回紇懷仁可汗等。兵多至鳳翔。元帥廣平王俶。發西北兵十五萬。進陣於長安西。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賊衆十萬陣其北。數出挑戰。官軍擊却之。追逼其陣。反爲賊所敗。軍中驚亂。李嗣

詔復長安洛陽

李嗣業敗賊軍

業肉袒。執長刀立陣前。大呼曰。敢亂者斬。於是衆稍定。嗣業乃督前軍。先進。出賊營後。與回紇兵夾擊。大敗之。子儀以中軍繼進。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及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請以二百騎乘城。擒其將安守忠。李歸仁等。廣平王不許。懷恩本朔方驍將。膽勇自恃。固請數四。天既明。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遁矣。城乃陷。是日。官軍復長安。廣平王入西京。鎮撫三日。引大軍東進。討賊。睢陽受圍已久。城中食盡。將士欲棄城東走。

官軍復長安



張巡許遠食盡  
為賊所擒

巡遠不可。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不如堅守以報國家也。時荼紙已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而食，雀鼠又盡。兵多餓死，所餘四百人，皆病不能起。十月，賊衆乘城而攻。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齊雲、萬春等三十六將皆被擒。賊將子奇畏其威名，并斬之。廣平王帥諸軍出潼關，賊帥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以拒。官軍郭子儀、回紇等夾擊敗之，進取陝城。賊衆東

巡遠齊雲及雷  
萬春等死節

郭子儀大敗賊  
軍

官軍復洛陽

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悚懼，殺嘗所獲唐將哥舒翰等三十餘人，走河北。官軍乃復東京。子儀遣諸將取河陽及河內，賊將嚴莊歸順。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上聞官軍復兩京，遣使於蜀奉迎上皇。是日，上發鳳翔，尋還西京。十二月，上皇還至咸陽，上發精騎三千，備法駕奉迎之。上皇撫上，且泣且喜，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侍臣皆曰：今日復見二聖，促膝吾曹死無恨矣。上晨夕省視甚謹。上皇不敢居正殿，曰：此天子之居也。上頓首固

車駕入西京  
上皇還自蜀



賊帥安慶緒據鄴

讓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拜大命。安慶緒據鄴城。召還諸將在外者。未月餘。賊衆集於鄴。殆六万。軍聲復振。史思明守范陽。恃功漸已驕縱。往往不奉慶緒之命。慶緒頗忌之。至是遣李承慶。安守忠等。徵范陽兵。因密圖思明。思明反說承慶守忠。併其所部。州郡及步騎八万。與俱歸順。河東賊將高秀巖聞之。亦以其所部來降。於是四方應賊者。歸順相繼。是月。詔大赦。唯李林甫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且

史思明歸順

大賞功臣

改載復月年

賜助祿山巨惡陳希烈等七人自盡。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之功臣。皆進爵。加食邑。有差。李愷。盧奕。顏果。卿。袁履謙。許遠。張巡等。死節者。十餘人。皆加贈官。厚給戰亡將士遺族。明年改元曰乾元。復以載爲年。是春。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以禦安慶緒。慶緒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万來擊。嗣業連戰敗之。初。慶緒之至鄴也。雖黨與潰離。猶保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軍政。繕修臺沼樓船。酣飲爲事。



大臣高尚。張通儒爭權無紀律。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與通儒不協。及嗣業敗。慶緒通儒。諸希德通於嗣業。慶緒怒殺希德。於是將士怨怒。皆思離畔。九月。勅郭子儀。魯炅。李奐。許叔冀。李嗣業。李廣琛。崔光遠。董泰。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李光弼。王思禮。以呀部兵助之。十月。諸軍向鄴。慶緒悉發鄴中之衆七萬。分爲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出拒。子儀引兵先進。大敗慶緒軍。斬其弟慶和。慶緒退保

命諸將討安慶緒

鄴。官軍諸將繼進。大戰於愁思岡。乾祐承嗣皆敗。斬首三萬級。捕虜千餘人。慶緒嬰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使求救於史思明。先是侍中張鎬聞思明來降。上言曰。思明凶險。其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上弗納。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其子七人皆除顯官。會中使自范陽還。乃言思明忠懇可信任。上以鎬爲不切事機。命罷其官。至是思明果叛。欲發范陽兵十三萬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其將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淦

官軍圍鄴

史思明復叛



陽遙為慶緒聲援。十一月，思明發范陽分兵三道向鄴。敗崔光遠於魏州，斬殺三萬人。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二年正月，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李光弼曰：思明已陷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軍懈惰而掩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以挑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因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是月，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督眾攻鄴城，中流矢而卒。郭

李嗣業中流矢而卒

嘉山之戰，光弼以朔方兵大敗思明，事在至德元年。

子儀等諸將圍鄴益急。墮漳水灌城中。安慶緒堅守不屈。以待史思明至。二月，思明自魏州引兵赴鄴，潛遣人焚官軍運糧。官軍由是食乏，眾思自潰。思明引大兵直抵鄴城之下，刻日決戰。三月，官軍步騎六十万陣於安陽河之北。思明自將精兵五万來逼。光弼、思禮、叔冀、昊等先戰，殺傷相半。昊中流矢而退。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咫尺不辨。兩軍驚駭，官軍潰而南，賊軍潰而北。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等退保河

官軍為史思明所敗



陽。思明知官軍潰去。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慶緒奪官軍營中之糧。得六七万石。因又嬰城堅守。與孫孝哲、崔乾祐更議拒思明。思明怒。使人讓慶緒。慶緒悚懼。不知所爲。即稱臣於思明。講和。思明許諾。使慶緒出盟。慶緒從三百騎。詣思明營。再拜稽首曰。臣非才不堪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先人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汝奸虐。密殺其父。輒詐爲病疽。雖人不知。天地

賊史思明殺安慶緒

不容。汝面可惡。吾爲乃父報仇。豈受汝佞媚乎。即命左右甲士。牽出慶緒。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發府庫。大賞諸將士。悉併慶緒所部州郡。欲遂略西南。慮根本未固。留其子朝義守相州。歛軍還范陽。自稱大燕皇帝。改范陽爲燕京。四月。官軍敗聞。已達西京。上不問諸將罪。詔以郭子儀爲山東河東元帥。權知東京留守。罷諸將歸本鎮。觀軍容使魚朝恩素與子儀惡。因其敗短之上。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

史思明稱帝於燕京

魚朝恩譖郭子儀



李光弼代為兵馬元帥留守東京。悉領子儀眾。子儀性寬。光弼性嚴。士卒喜子儀。憚光弼。朝恩宦者也。以狡佞受上寵。恃勢陵轢諸將。後益專恣。遂伏誅。史思明舉河北兵南進。攻東京。光弼連戰不利。棄東京守河陽。思明乃入東京。數遣兵攻河陽及陝城。光弼與別將僕固懷恩不協。軍遂敗退。於是河洛皆沒於賊。朝廷震懼。發閔中兵守陝城。思明性猜忍好殺。群下不自安。朝義其長子也。性謙謹愛士。常從軍奏功而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

史思明西犯不克

史朝義弑父思  
明自立稱帝

清欲立為嗣。朝義怨之。上元二年春。思明已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以朝義為前鋒。自將大軍繼進。朝義數為官軍所敗。思明怒曰。終不足成吾事矣。乃欲按軍法斬朝義及其將駱悅。蔡文景等。悅文景懼。密與朝義謀。帥甲士夜入思明營。思明不之覺。遂所殺。朝義自立。亦稱帝。使人至范陽。殺弟朝清及不同己者數十人。於是士心乖離。不為之用。官軍諸將乘朝義內訌。進擊大敗之。朝義棄河洛。北走范陽。絳州士民剽掠不已。朝廷憂其應賊。



然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因封郭子儀汾陽王。復鎮朔方。更以雍王适為兵馬元帥。合回紇兵討朝義。時上不豫。群臣不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感泣乃往。寶應元年夏。上皇崩於西內。曰玄宗皇帝。初上皇自蜀歸。居興慶宮。嘗召將軍郭英乂等賜宴。太僕卿李輔國恃功專恣。乃言。上皇日與諸將交通。潛謀不利。乘上不豫。矯詔遷於西內。上皇不懌。遂以成疾。上亦寢疾已

玄宗崩

李輔國幽皇后及二皇子  
肅宗崩  
輔國弑皇后及二皇子  
代宗立

久矣。聞上皇登遐。轉劇篤。先是皇后張氏惡李輔國專權用事。晚更有隙。至是后謂太子倣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上皇登遐。亦輔國所為也。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疾。輒不從。輔國聞之。帥甲士夜入宮。收皇后張氏及其二子。越王係。兗王倣幽別殿。宮中驚擾。詰旦上崩。輔國即弑后及倣。立太子即位。是為代宗。上先帝號曰肅宗皇帝。是冬。盜殺前行軍大司馬中書令李輔國。奪其首及一臂而去。詔停其搜捕。臨淮王李光弼等敗史朝



義於汴州。進逼范陽。僕固懷恩亦自朔方進攻范陽。朝義屢出戰。皆敗。其將田承嗣說朝義。令親赴幽州募兵。廣德元年正月。朝義犯圍。赴幽州。承嗣察遂不可支。舉城出降。官軍諸將分衆三万。追朝義及於歸義。與戰大敗之。朝義將李懷仙已降。官軍朝義未之知。走至廣陽。懷仙遣兵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傳其首。送僕固懷恩。懷恩乃班師。獻捷於闕下。初。自安祿山之反。至是九年矣。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命降將張志忠、薛嵩、田承

官軍拔范陽

賊帥史朝義伏

賊亂乃平

僕固懷恩叛

嗣李懷仙等分鎮河朔諸州。以此自為黨援。河朔諸鎮敢抗朝命。始此。是冬。吐蕃入寇。至長安。上避之陝州。汾陽王郭子儀等帥兵入救。吐蕃軍敗而退。初。僕固懷恩為回紇可汗。恃功怨望。遂叛。永泰二年。懷恩誘回紇吐蕃。呀部兵曰。郭汾陽已死。朝廷無復驍將。攻取長安。在此時。相帥入寇。上復召子儀擊之。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協。子儀將兵屯涇陽。遣使說回紇擊吐蕃。回紇不信。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郭公來。回紇見而大驚曰。是也。皆



郭子儀擊吐蕃却之

代宗崩德宗立

汾陽王郭子儀卒

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免胄。相與執手語。遂誓約而還營。吐蕃聞之曰。郭公猶在。不可寇。皆乘夜遁。子儀遣兵與回紇共追擊。大破之。由是終子儀世。吐蕃遂不寇。上在位十八年矣。崩。曰代宗皇帝。太子适即位。改元建中。以太尉郭子儀攝冢宰。呼曰尚父。明年卒。年八十五。謚忠武。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顯。其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矣。大小一千八百餘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縱欲。而世不非之。先是淮西節度使

李希烈反

河北諸將自立稱王

李忠臣貪殘好色。以軍政委妹婿張惠光。惠光父子挾勢暴橫。州軍苦之。忠臣族子希烈與部將丁嵩等殺惠光父子。遂逐忠臣。忠臣奔京師。先帝思其舊功。命留京師。以希烈代鎮淮西。希烈性勇毅愛士。為眾所服。會河北諸鎮抗朝命。以此河南騷然。襄陽節度使梁崇義與河北連結。亦不朝貢。希烈上表請討崇義。弗許。希烈怨望。至是舉兵反。攻圍數月。遂陷襄城。擄之。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亦各據河北反。自立稱王。朝廷遣諸將討之。以此



盧杞專政

兩河不輸租。官庫乏耗。殆不支數月。同平章事盧杞等專政。下命括富商錢。甚急。又增諸道稅。廢陌錢法。更設間架稅法。市野騷然。士民怨苦。建中四年春。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詣京師。欲東討李希烈。朝廷犒師甚薄。衆怒作亂。破宮門入。欲直訴上。上潛出宮。奔奉天。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謀誅楊炎。盧杞司農卿段秀實起兵討泚。不克。遂所殺。泚自立號大秦皇帝。李忠臣、張光晟等鬱鬱不得志者。皆屬之。上在奉天。聞秀實死節。恨委用不至。

車駕奔奉天

段秀實死節

朱泚自立稱帝

泚犯奉天

涕泗久之。朱泚自將兵犯奉天城。韓遊瓌論惟明。翟文秀等。出戰不利。都虞侯渾瑊嬰城力拒。朱泚敗退。居數日。泚復以大兵來犯。會靈武杜希全、鹽州戴休顏、夏州時常春、涇州李建徽等帥精兵入援。官軍大振。瑊、遊瓌等諸將戮力固守。經月。城中食盡。供御止有糲米二斛。群臣悲泣。不知所出。河北節度使李晟、魏縣行營李懷光等行破賊兵。赴難。朱泚攻圍益急。以雲梯乘城。渾瑊鑿地道拒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諭以忠義。自督兵出戰。

渾瑊韓遊瓌等  
抗節力戰



渾城大敗賊兵

以誘賊。偶城中流矢。進戰不屈。賊爭擊城。城少却。賊遂上雲梯數百人。地道火忽發。賊使衆投葦炬灌膏油。風勢亦烈。呼聲震天地。須臾雲梯墜。梯上賊皆爲灰燼。太子誦開城門。親督衆出戰。大敗賊軍。殺傷數千人。收其資糧。是夜朱泚復來攻。矢及御前。城中震懼。時李懷光以三萬人進次涇陽。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乘夜詣行在。韶爲賊所遮。中數十矢。身體如蝟。流血淋漓。僅得入城。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兵歡抃。呼聲如雷。城外賊兵聞之。

李光懷赴難

賊帥朱泚敗退

退。明日懷光大敗泚兵於灃泉。泚懼。解圍歸長安。上遣諸將開運路。衣糧用度始振。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語左右曰。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可惡。天下大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及奉天圍解。自矜其功。謂上必可接以殊禮。或告之趙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也。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累日。使賊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



引軍屯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刻期共復長安懷光意殊怏怏曰吾既為姦臣所排後事可知矣頓軍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遠貶杞贊志貞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即誅之明年春改元曰興元元年五月上猶在奉天翰林學士陸贄勸上罪已以謝天下上從之詔大赦天下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淚河北李納田悅王武俊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朱泚李希烈恃兵強財富不

李懷光奏請并盧杞等奸權

河北諸將皆歸順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希烈稱帝

顏真卿奉勅使許州

峻朱泚改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希烈國號大楚自立稱帝盧杞贈御史中丞奕之子也而性奸佞忌太子太師顏真卿忠直欲出之於外先是及希烈反杞說上曰希烈年少驕慢將佐莫敢諫者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順逆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衆所信服誠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至許州宣慰希烈舉朝皆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

周書卷之三

卷之三

六十六 萬葉集卷之三



割音國細割也。割啗切肉食之也。

將為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之耻。請留之。乃使人追真卿。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奉家廟。撫諸孤耳。既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壯士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為將割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麾眾令退。館真卿而禮之。欲遣真卿還。會叛將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容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尊號。希烈示之真卿曰。今河北四王遣使

顏真卿為李希烈

都統指李希烈

推我。事勢已如此。吾為唐室所忌。豈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室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已而希烈饗四使。使真卿同宴。四使曰。僕等久聞太師重名。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良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知真卿不從已。使甲士守其館舍。不日



真卿請先希烈不許

真卿罵希烈

希烈有真卿

將阬殺之。真卿怡然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賜一劍，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慰謝而止。至是，希烈使人問即位禮於真卿。真卿怒却之，曰：吾嘗為禮官，記天子即位之禮，不記賊臣即位之禮。希烈懼，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河北節度使李晟帥官軍屯東渭橋，謀復長安。李懷光已抗疏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奏請與晟合軍屯咸陽。朱泚遣兵擊

李懷光叛

車駕自奉天奔蜀

之。晟欲逆戰，懷光不聽。嬰壁相持，累月不進。上遣中使趣之，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緩戰期，李晟諜知之，恐其有變，上表請移軍於東渭橋。上疑未決，遣陸贄詣懷光營，議戰期。懷光意氣不遜，反狀著於言辭。贄還奏言為之備。上意稍悟，欲幸咸陽，親宣慰。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遂反。晟結陳東渭橋，奏曰：懷光反狀明白，若有緩急，不可壅蜀漢之路。遣兵以備。此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人情恟恟。車駕遽幸漢中。諸



李晟抗節

士多從焉。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獨以忠義感激士卒。誓志平賊。懷光見晟兵少食乏。乃欲急襲。衆不從。稍稍詣晟而降。運咸陽積粟於晟軍。晟軍因是大振。懷光勢日削弱。朱泚素以臣禮待懷光。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來襲。遂燒營東走。上聞之。命渾瑊戴休顏韓遊瓌等。還屯奉天。與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五月。官軍連戰大克。瑊等進取咸陽。殺泚兵三千餘人。晟已入長安。復宮城。朱泚大敗。帥餘衆西走。諸

李懷光東走

李晟渾瑊等復長安

李晟露布

將遣兵擒斬餘黨。晟乃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簷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詔進晟。瑊休顏遊瓌。官爵。七月。車駕還自漢中。朱泚遁至涇州。將奔吐蕃。其將梁庭芬。韓旻等。斬泚而降。李懷光竄匿河中。懼誅謝罪。上思其舊功。詔除太子太保。懷光失望。據河中不朝。河中行營馬燧。惡其凶逆。貞元元年。燧奏請擊之。懷光軍敗而縊死。河北朱滔久不降。數與王武俊等戰。至是。資力不能支。遂歸

車駕還西京

朱泚伏誅

李懷光伏誅

河北悉平



顏真卿抗節不屈

順謝罪。李希烈乘長安之亂，畧取淮西都梁，囚顏真卿於蔡州。殆二年矣。數使人招降，真卿不屈。朝夕西向再拜，誓志平賊。希烈忿怒，是歲八月，遣中使圖真卿。中使至蔡州，乃報曰：有勅，真卿聞之，驚起再拜。中使曰：勅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不能遂下賊罪，當死。因問曰：不知幾日發長安。中使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哂曰：然則賊使耳。何謂之勅耶。中使遂縊殺之。此時長安已克復，山東諸將討希烈，希烈兵勢日蹙。二年夏，部將陳仙奇使

李希烈殺真卿

希烈為其下所殺

淮西悉平

召李泌為相

醫毒殺希烈，悉誅其兄弟妻子。舉眾歸順。淮西吳少誠殺仙奇，少誠素狡險，為希烈所寵任，故報之仇云。朝議以虜王諒為淮西五州節度大使，少誠為留後。於是四方平定。上為太子時，李泌居蓬萊書院，常為布衣之交。已而泌出為杭州刺史。上即位之初，欲令人而待，會兩河及長安亂，數年未果召。及車駕還闕，詔急徵之，拜左散騎常侍，尋進同平章事。上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



韓愈作爭臣論

有建中之亂乎。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陸贄代為相。贄性剛直。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上素寵。判度支。裴延齡。延齡狡佞。與贄有隙。每相排陷。上亦漸厭贄。盡言。十年冬。罷贄。以同平章事趙憬代為相。延齡深結憬。與俱譖贄。上信延齡等所言。十一年四月。貶贄忠州別駕。先是夏縣處士陽城應徵入。為諫議大夫。舉朝皆想望其風采。在職七年。曾不諫。河南人韓愈。作爭臣論。譏之。至是。城率諸諫官守

陽城論裴延齡

自麻寫詔勅紙  
 樽木層麻頭製  
 之其色白故謂  
 自麻  
 王伾王叔文巧  
 譎

闕。論延齡姦佞而贄無罪。時朝議將以延齡為相。城聞之。憤恨不自禁。乃奏曰。若以延齡為相。臣當取白麻壞之。因慟哭於庭。朝議遂沮然。城坐毀延齡。左遷國子司業。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誦。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臣蒙幸



殿下不為薄。苟有所見。豈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主上在位久。如疑殿下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又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知其端倪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有新進得召見者。叔文之黨。百方譖毀。必斥之。二十

王伾黨起

德宗崩

順宗立

順宗遜位

年秋。太子誦得風疾。失音。口不能言。二十一年正月。太子以疾不能入賀。上涕泗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二十餘日而崩。謚德宗皇帝。帝在位二十七年矣。初為政清整。而盧杞等用事。叛亂相繼。末年雖似無事。而政皆姑息。終有吳少誠。李師古之反。二月。太子誦即位。改元永貞。是為順宗皇帝。帝以疾不能決事。王伾。王叔文等專權。僅八月而遜位。自稱太上皇。



周清外史

卷之十三

真分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十三終



馬杉  
繫著

周清外史

唐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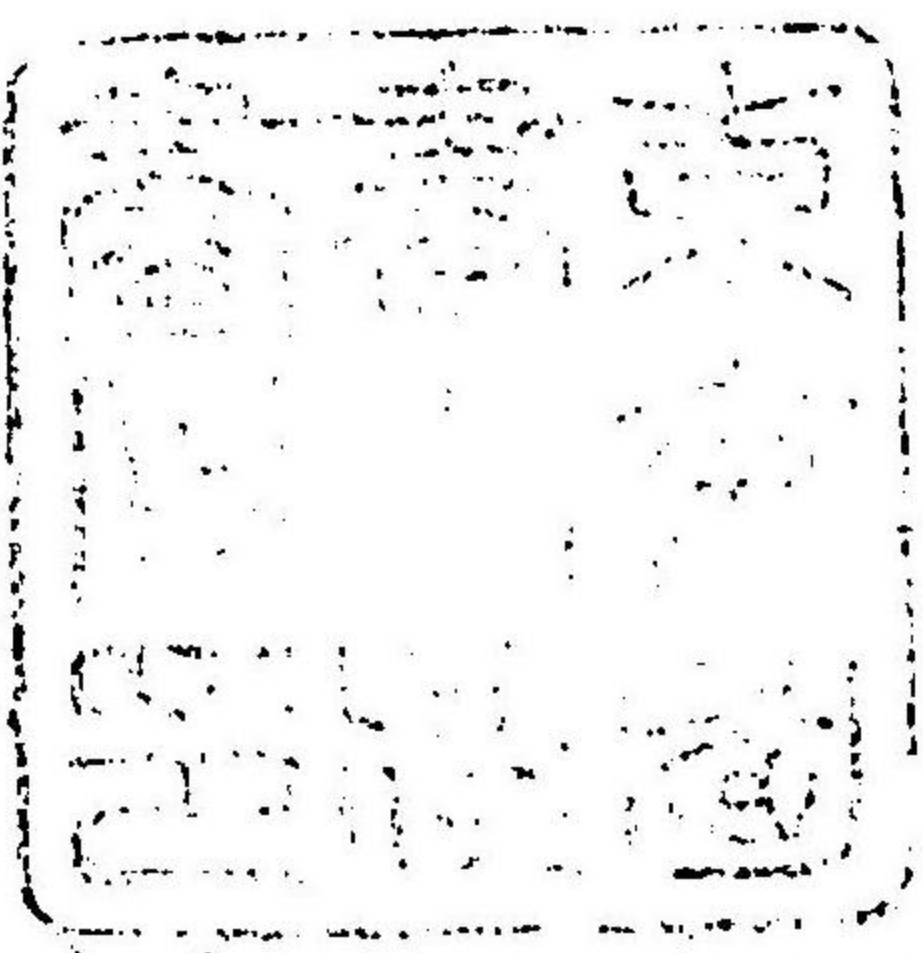
東京圖書館

三 冊	一 號	一 架	四 函	屬 類
--------	--------	--------	--------	--------

卷四

周清外史 卷四 第十四





憲宗立  
貶王黨

周清外史卷之十四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泰園閱

李氏正記

唐

永貞元年八月太子純即位。是為憲宗。翰林學士王伾。度支使王叔文。恃先帝寵。結黨專事。上素惡之。併其黨韓泰。韓晔。柳宗元。劉禹錫。韋執誼。陳諫。遠貶。伾病死。明年賜叔文死。改元曰元和。元年正

周清外史卷之十四



順宗崩

月先帝崩。謚順宗皇帝。西川節度使劉闢。夏州留  
後楊惠林。鎮海節度使李錡。相尋反。上以為用兵  
重事。未可輕發也。公卿議者亦以為然。獨同平章  
事杜黃裳。翰林學士李吉甫。言可速討。上遂從之。  
未幾反將皆伏誅。自杜黃裳以後。武元衡。李吉甫。  
裴迥。相繼為相。翰林學士崔群。白居易等。皆獻讜  
議。以此朝廷清明。文武稱職。初德宗之末。淮西吳  
少誠反。伏誅。弟少陽歸順。為彰義節度使。陰聚亡  
命。抄掠壽州。以實其軍。九年秋。少陽卒。子元濟自



欠

MISSING



賊刺武元衡傷  
裴度

剗。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破碎可立而待。然听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討賊用兵之利害。書入。時李光顏奏大敗淮西兵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李吉甫卒後。舉軍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令度助之。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听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元衡。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資給遣之。賊客覘元衡入朝。途要擊之。馘元衡而去。又潛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從者



王義鬪死。度得聞而免。於是京城戒嚴。師道又遣賊潛謀燒東都宮闕。留守呂元膺帥防禦兵擊却之。乃上表請誅師道。上意輒不決。十一月。李光顏。李文通。嚴綬等諸將連敗淮西兵。奪其軍儲。上聞之。意乃決。詔討師道。命元膺益嚴東都守備。先是河北三鎮節度使王承宗久不朝貢。朝廷遣使數招諭。承宗不奉命。武元衡之遭害也。或告承宗部下張晏等。所為上怒。搜捕晏等八人斬之。遂絕承宗。十一年正月。詔削承宗官爵。發河東六鎮兵討

王承宗友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高宗皇帝

建中德宗年号

承宗。或諫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竟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憤悒。欲速成太平功也。願先誅元濟。然後討師道。承宗上弗聽。以裴度為同平章事。悉委軍事。銳意討三賊。是時諸道官軍並進。連戰皆克。斬首數萬級。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乘勝挺進攻鐵城。為淮西賊所敗。僅以身免。事聞京師。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當論用兵方略。將帥能否。及糧仗運諭耳。豈有以一將失戰。

通鑑外紀

卷之七

四 萬世開藏版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李師道傳  
遷議罷兵耶。使裴度益按檢軍事。十月。李光顏。烏重胤等。攻拔陵雲柵。吳元濟收兵南走。光顏追擊拔石越二柵。壽州官軍亦破殷城六柵。李師道聞而大懼。詐表款請歸順。上以力未能誅。許之。加師道檢校司空。已而上怒諸將久無功。遣樞密使梁守謙監討蔡諸軍。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三州節度使。助諸軍。十二年春。李愬進入蔡州。擒賊將丁士良。用其策擒陳光洽。攻拔文城。降守將吳秀琳。河東六鎮討王承宗。兵十餘萬人。環繞千里。

李師道傳

期約不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同平章事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待淮西平。然後乘勢取河北。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之。遂從其言。五月。罷河北行營。此時李光顏李朔等進戰。數奏功。吳元濟兵勢日蹙。六月。元濟上表謝罪。上遣中使詔赦其死。元濟左右及謀主董重質拒之。使元濟不得出降。諸軍討淮西。既四年矣。饋運疲弊。上病之。以問於群臣。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宜以罷兵。獨裴度前曰。臣請自往督戰。上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

裴度傳

周書外史

卷之十四

五

萬葉集卷之十四



唐官比部屬刑部掌贖徒役課程

曰。臣誓不與此賊生。比者觀元濟上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軍。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為彰義節度使。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鎮郾城。上方欲倚度討賊。議每與逢吉不協。上以比部即張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惡宿佞辯。又沮之。上益不悅。九月罷逢吉。裴度已至郾城。督諸將急攻蔡州。賊將董重質以萬餘人守洄曲。十月裴度李光顏當之。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以二萬人夜乘大風雪徑逼蔡州城。

鍾音劬。戟屬以。敢擊城。璫也。

下。偶城兵不為備。李祐李忠義鑿城為坎。潛身以入。壯士數十人從之。守門卒方熟寢。乃捕擊柝者。使擊柝。天未明。守卒開城門。李愬冒雪入城。盡殺門卒。城中未之覺。天明雪止。城兵見官軍入城。大驚擾走。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又告曰。城陷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我當盡戮之。忽聞愬等號令聲。大懼。急被甲登牙城。左右從者數百人拒戰。以待重質還救。李進誠督眾攻之。毀其外門。城兵潰敗。未數日。重質聞蔡城陷。以部眾降光顏。進誠

李愬敗賊



忠義等麾兵大呼曰。重質已降。尚恃誰而戰乎。元濟力不能支。遂請降。李愬等乃虜元濟。檻送京師。馳使告裴度。是日申光蔡三州賊兵二萬餘人。詣愬軍而降。愬不戮一人。以待裴度至。李光顏已取洞曲。入其壁。慰撫降卒。亦不戮一人。是月。裴度入蔡城。李愬等諸將退屯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爲。蔡人聞之感泣。無復思反者。度乃下命。官賊戰亡者

吳元濟伏誅

皆爲收葬。十一月。上御興安殿受俘。獻元惡吳元濟於廟社。斬之。貶賊謀主董重質爲春州司戶。詔賜李愬爵涼國公。李光顏等諸將各遷官有差。十二月。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其餘諸將悉罷兵歸本鎮。度入知政事如故。詔賜度爵晉國公。十三年春。布衣柏耆者。依韓愈請曰。吳元濟已伏誅。王承宗破膽矣。願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以稟裴度。爲書遣之。承宗果畏懼。以其二子爲質。謝罪。上欲誅承宗。田弘正等上表爲申救。上遂



李師道振平盧再友

赦其罪復本官。先是李師道請遣其長子入侍。上許之。師道妻魏氏不可。因勸師道反。師道意輒決。遂再謀反。上大怒。五月。命李愬李光顏烏重胤馬總等發數州兵討之。上以淮西河北已平。浸驕侈。用度不給。度支使皇甫鏐鹽鐵使程昇迎合上意。進賦租羨餘以供其費。由是二人有寵。以本官兼同平章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二人同列。上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曰。淮西河北僅平。今復平盧兵起。宿舊將士悉向淄青。乃省

鏐音博昇音怡

裴度直諫

費息民之秋也。然而鏐昇錢穀之吏。皆佞巧小人。陛下置之相位。朝野無不駭哂。將士無不怨怒。抑淮西河北之歸命也。能以服其心耳。陛下向昇平之化。什已八九。何忍自墮壞。使四方解体乎。臣知而不言。天下謂臣何。臣言已弗聽。求自退。又弗得。臣心如焚。書入。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鏐昇益受信任。上又好神仙。鏐薦方士柳泌。言能製長生藥。上甚悅。以泌為台州刺史。入天台山探靈草。諫官交論爭。上弗聽。鏐昇等益無所憚。諂佞以傾上意。



十四年春。上遣中使帥僧衆。迎鳳翔法門寺佛指骨入宮。留三日。而後歷送京師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

韓愈上佛骨表

宣政殿名

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



唐書外傳 卷之十四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群臣。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上怒稍解。貶愈為潮州刺史。上語侍臣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明黨。朕甚惡之。裴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

以類聚以群分  
八字易大傳語

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明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宜辨邪正耳。上意頗不悅。此時李愬李光顏田弘正韓弘等進敗李師道兵。光顏已三十餘戰。皆克。遂攻拔金鄉。金鄉。兗州之要地也。師道性懦怯。暗弱。軍府方略。皆出於妻魏氏。自官軍致討。師道憂悸成疾。及金鄉陷。魏氏蔽匿不以實告。每敗聞至。魏氏使左右言。師道曰。官軍敗矣。平盧兵益振。師道聞之。悅。至死。竟不知其實也。田弘正自揚劉度河。距憚州四十里。築壘以逼韓



弘敗曹州李愬敗沂州殺平盧兵各萬餘人賊中震懼師道妻魏氏發平盧婦女萬餘人大脩憚州城塹以嚴守備使其將劉悟帥步騎二萬屯陽穀以拒官軍數為弘正所敗魏氏聞之怒矯師道命召劉悟還悟懼誅以部兵遂反人馬俱銜枚乘夜襲憚州斫城門而入城兵潰散留者僅數百人據牙城拒戰知力不支亦皆散走悟勒兵搜索師道併其二子及魏氏等助逆謀者二十餘人悉斬之送師道及二子首於田弘正營以降於是淄青等

李師道伏誅

十二州皆平。自代宗廣德年間。殆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自職。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詔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以悟為義成節度使。裴度在相位。知而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上亦既厭度直言。及平盧賊平。詔罷度。更充河東節度使。鎛以培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史館脩撰李翱。上言諫之。弗納。上嘗問群臣。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宋。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

貶裴度  
培音袞培克謂  
聚斂刻密

理治也



崔群極論

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也皇甫鎛聞之以為九齡比裴度以我比林甫遂深恨崔群方士柳泌鑄之黨也已至台州驅吏民米藥歲餘無所得泌懼罪逃於山中鎛尚保庇之崔群裴潏等切諫言其非上怒鎛因譖群於上是冬出群為湖南

憲宗暴崩

觀察使罷其同平章事於是中外皆切齒於鎛矣十五年正月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往往有獲罪而死者人人自危未幾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行弒其黨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等立太子恒是為穆宗穆宗

穆宗立

貶皇甫鎛

已即位勅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五月葬先帝謚曰憲宗皇帝改元長慶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本回紇部種也性果悍陰狡元年七月煽惑軍士殺鎮

王庭湊作亂

將田弘正及僚佐自稱留後據幽鎮二州作亂魏



博節度使李愬聞之。素服哀慟。告軍士曰。田公元和之功臣。魏人所以得安寧富樂者。乃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因使其將牛元翼赴討。愬亦欲自將兵繼發。會疾作不果。九月。上命裴度李光顏烏重胤及涇原節度使田布等討幽鎮賊。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欠乏。府藏空竭。上即位之初。詔天下軍鎮減省兵員。於是軍士落籍者多。聚山澤為盜。及庭湊作亂。皆赴屬焉。而朝廷徵兵。至者甚少。上亦方荒宴。不以國

事為意。光顏重胤等。蓋世之名將。然糧兵欠乏。不得進。元帥裴度苦之。數上表請軍資。翰林學士元稹求為宰相。忌裴度立功。乃與樞密魏弘簡結。以沮裴度表請。庭湊乘間攻陷數州。二年二月。進圍朱元翼於深州。甚急。朝議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應賊將士官爵皆復其舊。由是裴度等諸將皆無功而退。三月。以潮州刺史韓愈為宣慰使。齎詔至庭湊軍。眾皆危之。上因戒愈曰。汝至賊境。須先觀事勢。然後入。愈對曰。臣死君之仁。君見臣之義。則



韓愈說王庭湊  
歸順

我道明矣。世豈無德宗顏魯公之亞乎。遂往。庭湊羅列甲士於庭。拔刃弦弓以迎愈。愈神色不動。見庭湊厲聲曰。天子既賜官爵。仍何執兵亂皇土乎。庭湊乃麾甲士令出。愈因說順逆禍福。懇到剴切。庭湊遂拜詔。禮愈歸之。未幾解深州圍。守將牛元翼得免。上愛韓愈才。詔進京兆尹御史大夫。是冬。愈與御史中丞李紳爭臺參。及他職事。上聞之。以爲二人不相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先是上不豫。四年正月。疾復作。遂崩。謚穆宗皇

穆宗崩

李德裕獻六箴  
以諫上。六箴今  
略之

帝。太子湛即位。明年春。改元寶曆。上荒淫。嬖倖王守澄等用事。李逢吉元稹雖在相位。亦內結守澄。以取媚。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扈六箴。以諫。上優詔納之。而終弗能用。輒欲幸東都。群臣諫者甚多。上皆弗聽。二年春。決意必幸矣。裴度從容諫止之。然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好擊毬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宦官左右有小過。輒遭捶撻。皆怨且懼。是歲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師蘇佐明等十餘人宴飲。酒酣入室更衣。克明滅



燭。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隨草遺制。以絳王愔勾當軍國事。欲易置內侍執權者。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等。相議迎先帝弟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及飛龍兵。討克明。佐明等賊黨悉斬之。絳王亦為亂兵所害。絳王。江王之弟也。是月。江王涵即位。更名昴。裴度攝冢宰。翰林學士韋處厚以定策功。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春。改元太和。七月。葬先帝。謚曰敬宗皇帝。帝在位僅二年矣。每月視朝不

神策飛龍隊名。神策有左右二軍。

文宗立

劉黃落策物論  
嘉然

過一二日。上及即位。始復舊制。每奇日必視朝。勵精圖治。悉流先朝佞幸於嶺南。上為王守澄所擁立。守澄。本宦者也。以故上親策。制舉宦者。宦者日益橫恣。威權出於人主右。而無人敢言。二年三月。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者之禍。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馬植。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於是物論囂然。先是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據滄景二州。朝廷以敬宗暴崩。內事未理。經歲不問。已而以烏重胤

李同捷反



為橫海節度使。同捷怨望。託事不受詔。至是命重胤及其近鎮討之。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復反。以鹽糧及兵助同捷。官軍進擊。敗同捷兵。庭湊自知不能救。說魏博兵馬使元志紹助同捷。上聞而怒。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元帥。將義成河陽兵十餘萬赴討。三年正月。志紹合庭湊兵掠貝州。聞李祐來擊。以眾萬五千人降。四月。李祐帥諸道行營兵進戰。敗同捷於德州。同捷軍日蹙。知力不支。與李祐書請降。宣慰使柏耆貪功。自將數百

元音其

同捷伏誅

騎馳入滄州。殺李祐部將萬洪。執同捷及其家屬而去。途斬同捷。傳首京師。初。諸道大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同捷為己功。諸將疾之上。表論列。五月。朝廷審判。貶耆為循州司戶。尋賜自盡。王庭湊因河東節度使李程上書謝罪。然自是後。河朔喪亂遂不已。上嘗語同平章事宋申錫曰。外鎮時作亂。以內政不理也。即欲理內政。莫如抑裁宦者。宦者權衰。外鎮必安。朕即位之初。王守澄等恃功專恣。宦者因以成勢。為之如何。申



王守澄誣告申錫

錫對以先誅王守澄。上乃使申錫謀之。五年春，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諭密旨，璠泄其謀。守澄知之，陰為之備。遂以事誣告申錫。上以為信然，怒甚。罷申錫，貶開州司馬。未幾卒於配所。於是宦官益橫恣，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同平章事李訓、太僕卿鄭注，本宦者也，恐禍及已，迎合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以為可與謀大事。且訓注因王守澄而進，必宦官不之疑。遂密以旨告。訓注乃以誅宦者為已任，與左金吾將軍李孝本結引以為

上圖除宦官

謀。九年冬，訓注勸上圖守澄。上即使中使賜守澄

藥，守澄遂死。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人皆快之。

已而訓注爭功，謀頗泄。宦者知之，擁上避變。孝本

以部兵僅殺十餘人。餘眾郝志榮等閉宣政門固

守。孝本不得入。訓注知事不濟，奔鳳翔。孝本亦遂

遁。領軍將軍仇士良，本宦者也。即帥神策兵入救。

執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惟元興知訓等謀，涯

餗實不知。士良誣以謀反，悉斬之。郝志榮乃遣兵

追訓。注孝本皆擒斬之。宦者呼萬歲。士良等進爵。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度傳

北司宦官公署 遷官。自是天下内外事皆決於北司。宰相惟行文

書而已。宦官氣焰益盛。迫脅天子。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殿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之事。以挫折宰相。司徒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復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嘗入輔政。及上之世。亦嘗為平章軍國事。唯與時浮沈而已。然四朝元老。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身繫國家輕重二十餘年矣。世人前稱郭子儀。後

四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

裴度卒

稱裴度。至是見宦官益橫暴。唐祚漸衰。力不能匡輔。竊自歎息久之。終成疾。開成四年春。卒於長安里第。賜謚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索其家得半豪。惟以儲嗣未定為憂。而言不及餘事。先是太子承暴薨。無嗣。上及覽度遺表。急選儲嗣。楊賢妃請立皇弟安王溶。上謀之宰相李珣。珣非之。遂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太子。未幾。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匹夫思子仍如此。朕貴為

周書外史 卷之七 十八 萬世閣藏版



天子不能全一子。因感傷成疾。初太子暴薨。東宮教坊劉楚材等所為也。上已知之。然托事隱忍。不發。至是召楚材等宮人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汝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耶。命有司悉殺之。是冬。上疾少間。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孰與周赧漢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諸侯。今朕受制於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也。因憮然泣下。墀伏地不知所答。自是上不復視朝。五年正月。上疾甚。召宰相楊嗣復。

當直直宿殿中者

文宗崩武宗立

李德裕論明黨諫上

李珪。詔奉太子令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及諸宦者。以為太子之立不由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珪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等弗聽。遂矯詔廢太子。立皇弟潁王。潁為太弟。潁沈毅有斷。喜溫不形於色。是月上崩。謚曰文宗。皇帝太弟潁即位。士良說上賜楊賢妃安王溶及廢太子成美死。士良又矯詔。悉誅貶先帝近臣。罷宰相楊嗣復。李珪以防後難。是秋。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為相。德裕為人剛直。深惡宦者朋黨。先帝



嘗語德裕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感泣銘心肝。至是入朝言於上曰。人主致治之要在於審明群臣之邪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大率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入也。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

悉怛謀吐蕃人名

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苟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初穆宗時。德裕為學士。與李宗閔各分朋黨。相軋轢。及文宗時。宗閔以宦者內助為相。乃引牛僧孺又為相。併力排擯德裕。使之出鎮西川。德裕在鎮。圖蜀地形。采訪遠近險易。練士卒。修堡障。以備邊。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德裕以得此州為便。僧孺執其不可。以悉怛謀及其地歸吐蕃。吐蕃誅悉怛謀於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



僧孺尋罷。德裕入為相。宗閔亦罷。已而宗閔再為相。德裕罷。二黨互相擠。援如此。上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會昌。故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子從諫繼職。嘗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遂互有隙。從諫臨卒。命姪稹自領軍府。以伐士良。上雖外尊寵士良。內忌惡之。士良頗覺之。以老病求散官。自退避。上乃勅諸道發兵討劉稹。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威。以盡公議。上曰。悟設令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

勅討劉稹

年矣。國家所以報之足矣。稹何得自立。擅動于戈。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拜謝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此時諸軍進戰。踰歲未克。河東都知兵馬使楊弁亦作亂。於是衆論紛囂不已。三年夏。仇士良自知不免。以左衛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士良謂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令無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天子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無噍類矣。已而楊弁伏誅。初。劉稹舉兵有步

仇士良好言



騎二十萬。糧仗十年之備。以此據潞澤二州。官軍攻之。殆二年矣。積兵連敗。勢日窮蹙。四年秋。其將郭誼使董可武崔玄度逼殺積。以降。上問李德裕曰。郭誼如何處之。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上以為然。遂并其黨悉斬之。是冬。詔加宰相李德裕太尉趙國公。遠貶李宗閔。牛僧孺。然其黨及仇士良黨尚多在闕寺。相結譖毀德裕。上皆弗納。六年春。上疾病。久之益篤。以為漢火德。

郭誼殺劉稹而

誅郭誼

闕寺宦官直戶

改洛為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灑為炎。無幾。口不能言。宰相請入見。不許。宦官密定策。矯制立憲宗之子光王忱。為皇太叔。未數日。上崩。謚曰武宗皇帝。是月。太叔忱即位。罷李德裕。充荆南節度使。已而三貶。尋卒。於是宦官請復李宗閔。牛僧孺本官。上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宦官請求。皆弗納。明年。改元大中。在位十三年矣。恭謹節儉。惠民。人惜官賞。從諫如流。是以讒邪奸佞屏迹。宦官氣焰大衰。大中之政。人思詠之。稱謂

武宗崩

宣宗立

貶李德裕